

## 第四章 聽我們說故事

在我來之前，世界已經存在了。律法，層級，衣服，玩具。

我接受，我繼承。沒得挑選。世界不因我而改變。

（張娟芬，2006，局外人，¶2）

### 小夏

2006年3月28日，我來到了大樹國中，停留三個半小時，見到了小夏的資源班個案老師-王老師。

上午打電話和王老師約下午兩點見面，主要想瞭解小夏的狀況及可以約談的時間。

見到王老師後，我簡單地說明來意，王老師大致地將小夏的狀況說了一遍。小夏由母親獨自撫養長大，家境小康。

王老師說，小夏從國小就唸特教班，到了國中才唸普通班。剛上國中，他很不適應，到國二下參加太陽國中某項訓練，情緒漸漸穩定，並獲得全省某項身心障礙類比賽第二名。

小夏目前的作息為星期一和三下午到流水國中技藝班上課，星期一到星期五四點以後每天都要去太陽國中受訓。喜歡畫圖，老師把他的畫作給我看，資源班走廊也貼了他的作品。

小夏國小一年級被鑑定為「智慧障礙」，就安置在特教班，但母後來發現他和同學情形差別很大，要求回普通班，到三年級才回普通班讀，但是國、數兩科到特教班上課。他在班上常被同學欺負，沒有朋友。上國中時，因為在班上和同學頻起衝突、適應不良，有一大堆行為輔導紀錄，學校為此開過兩次個案會議。

我和王老師約定，於每週三第三節、每週四第四節的○○課時間，和小夏約談。我問，會不會因此耽誤到小夏的教學進度？老師沒

有正面回答，只說「目前小夏的進度是為高職升學作應試準備，平常會閱讀」。老師提及今天下午，她會陪小夏和另一個女生去太陽國中練習。我詢問自己是否可以跟從，老師爽快答應。等待過程，特教組長（也是小夏七八年級的個輔老師，李老師）跟我說，如果我有什麼研究觀點，可以和他們共用。我答應。

約三點三十分，王老師將我介紹給小夏認識，說我是師大的老師（在此之前，我徵詢過老師意見，不希望以老師身分介紹給小夏，只要說我是特研所的學生就好，王老師沈吟一下，說還是說我是老師好了，我尊重老師的意見）。我對小夏微笑點頭，他逃避我的視線，低垂著眼皮向我問好，然後逃了開去。要出發時，老師喚小夏進屋，小夏不肯，只在門口張望。我問他今天會練習到幾點，他回說五點半，口齒清晰。我開他玩笑說，這樣好像罰站，他退回來說，對呀，好像罰站。此時另一名同學一直代老師喚他進屋，但他一直在走廊，我也在走廊等，他有時好奇地向我張望一眼。

後來，我們四人走出校門，要搭公車。那女生遠遠走在前面，我和王老師走在後面，小夏卻停在另外一頭站定。王老師再次喚他，但他沒有反應。我們於是不管他，往前走，我問：「他要自己前往」？王老師說：「他就是這樣，等一下會跟來」。我們過完一個馬路，在等另一個紅路燈的時候，王老師不住往後張望，果然他出現了，手裡拿了一杯珍珠奶茶。王老師伸手去摸，說：「你感冒了，不能喝冰的」。小夏沒有什麼表示，然後問另一個同學：「要不要喝」？綠燈亮了，我們一行人走到公車站牌等公車。上車後，小夏拿出兩個杯子，說是母親送給老師的。下車後，兩位同學走在前面，王老師招呼他們走路要小心、要轉彎等等，有時還要和我聊天。

進了太陽國中，有同學熱情地和他擊掌打招呼。小夏說自己感冒，不要練習。因為提早到場，他就躺在椅子上睡覺。後來教練來了，老師推他好一會，終於醒過來，說不要練習。王老師溫柔勸說，請他起來練習，要他表現給曾老師看。聽到這一句，我覺得自己似乎造成

了他們的壓力，忙站開些。勸說了好一會，他起來了，換好衣服，熱身、開始練習。老師跟我說了一些隊內的情況，兩位學生偶而會望向老師這邊，老師也偶爾會提醒幾句。他們一直注意老師，只是以一種調皮的方式和老師互動而已。其間老師說，我要走可以先走。我說第一次，我想看完，後又擔心老師因為要招呼我，自己不能回家。我就說我和老師一起走。五點二十時，老師和兩名學生說再見，我跟著老師和小夏說再見，他再度將視線調開，我們仍然沒有視線的接觸。

和老師一起出來後，老師說不要太放縱他，如果一直說，他還是會練習。我恍然明白，老師將我以老師身分介紹給小夏的用意。她怕我鎮不住他。

王老師補充說：小夏一定會很高興，有我陪他，因為他常常說他很無聊（2006.03.28-夏-O）。

3月29日上午十點，我又來到大樹國中，直接進入特教組辦公室等待。下課後，小夏在特教組辦公室門口竄來竄去。剛剛的任課老師剛好路過，看到他說：「你今天心情很好喔」。小夏高興地笑著說：「對呀，我今天心情很好」。

過一會兒，他夾著一些課本、作業簿進來。我跟他打招呼，他沒有反應。我想也許是我太小聲，他沒聽到。然後，他在長桌前坐下來，說：「等一下要寫作業」？我遲疑了一下，回他：「等一下我陪你上課」。他看向我，「要寫作業」？我才確定他在對我說話，我關心的是另一件事情：「我們去隔壁教室上」。他爽快答應：「可以。玩棋子」。我說：「好」。他非常高興地跑到隔壁教室，其實還沒上課，我跟隨他進去教室，他很快地把五子棋拿出來，王老師說：「你有經過老師同意嗎」？我向王老師點點頭。小夏動作迅速地將棋盤等擺好，下了一個黑子。我沒有玩過五子棋，所以小夏連贏三次。他並沒有露出太得意張狂的表情，並且主動說讓我下黑子，果然我贏了一次，後來我又輸了一次。我隨口問：「訣竅在哪裡」，並不預期他會告訴我答案。他馬上回答，「訣竅就是下在別人不容易發現的地方」。我很開心地說：「喔，我知

道，要下斜線」。他點點頭。

我拿出預先買好的飲料，請他選一杯，他選了奶茶，我忍不住得意：「我就知道，因為你昨天喝珍珠奶茶」。他也笑了，「你怎麼知道我喝珍珠奶茶」。我說：「我昨天看到的，不過我今天來的時候，他還沒開，我只好去便利商店買」。他開始他的生活智慧王教學：「對面那一家加 5 元 30 元，可以買到很大杯的珍珠奶茶，加珍珠不用錢，其他家都要錢」。我澄清我聽到的：「你是說，別家加珍珠要加收 5 元，這家不用嗎」？他點點頭。過了一會，他問我要不要玩象棋，我說我沒玩過，要他教我，我問他，你怎麼會玩這麼多東西？他回，表哥教的。

他把象棋拿出來，讓我先選棋子顏色，我先選黑的，後來又改變主意，說：「我是女生，我要選紅的」。他微笑，很有耐心地等。然後他開始擺位置，放好「相」的位置後，有些忘記，在心中默唸「相、馬、車、炮」，想了一下，終於擺對位置。我跟著他把位置擺好，他開始講很簡單的規則，「相走田，炮可以直飛，士可以走斜線」。其間，一度我摸不清楚狀況，他並不在意地直接教我。我說，「你直接告訴我怎麼下，這樣你就吃不到我的兵了」。他理所當然地說：「教你呀」。結果，我居然贏了。他也不在意，說要再來一盤，這次他不再輕敵，使用策略，我開始說，「這很難」。他說，「對，這個是要用腦筋的」。後來下課了，他仍然捨不得收棋盤，我提醒了兩次。終於，他同意，先把他的棋子放盒內擺好，然後靜靜等待我將我的棋子擺好。我們結束了。

他說：「明天再來」？

我說：「明天只能玩一點點，要做別的事」。

他說：「做什麼」？

我還在想，他又說：「不要打掃，我不喜歡打掃」。

我說：「不會，我也不喜歡打掃」。

他說：「不要寫作業」。

我說：「不會，我們不打掃，也不寫作業」。

他滿面笑容，腳步輕快、放心地離開，又回頭跟我說：「我要回原班上美術，我不喜歡上美術」。

我很意外，因為這個訊息和王老師說得不太一樣，於是問：「你不是喜歡畫畫嗎」？

他人已走得很遠了，還回頭笑說：「我畫得很爛」。

我目送他出去，王老師迎過來，問：「怎麼樣」？

我說：「很好，建立關係了，我今天和他有視線接觸了」。

他的好心情影響了我，我覺得今天他和昨天的他不一樣，昨天的他很憊懶、調皮，今天的他體貼、溫柔，像一個紳士（2006.03.29-夏-O）。

我繼續進行我的探訪，3月30日。一進去特教組辦公室，老師當著小夏的面向我反應，小夏跟他們說，他們上課很無聊，我上課很好玩。

我忙向他澄清：「我們不是在上課」。

然後王老師提到，校內小記者要訪問他，將他得獎的故事刊載在校刊上。

訪談時間，我如常和小夏玩象棋，我贏了一局，眼見第二局又要贏，他突然說了一個新規則。他記不清楚規則，反反覆覆的。我有些意興闌珊，他說改玩五子棋吧。我又一直贏，我只好假裝輸他。我變得不能享受這個過程，已經沒有昨天那種輕鬆自在的氣氛了。

中午王老師請小夏和另一位個案吃飯，邀請我。我去了。小夏表現很穩重，舉止像大人。喝茶的手勢有些像喝酒，但是聲音比較大，整間小小的日本料理店只有他的聲音最清楚。

他會聊天，好奇的時候，會問問題，說喜歡吃辣，但有些東西不能吃太多，身體會壞掉之類的。又說到現在最貴的車子是哪一款。後來吃完了，大家想走，結果他捨不得走，說來聊天嘛。說他喜歡聊天，我為此欣喜，覺得自己收集資料會順利很多（2006.03.30-夏-O）。

然後，失望！

4月6日，小夏依然很高興地和我玩象棋，規則又變了一次。玩完一局象棋，我跟他說先不要玩，我們要聊天。我開始問他問題，他露出苦苦思索的樣子，整個眉頭都皺了起來。而且答案也不流暢，連我在旁邊看著也替他痛苦。問了幾題後，我放過他，先和他玩圍棋，發現他反而可以輕鬆聊天了（2006.04.06-夏-O）。

後來，小夏也發現他有「想要回答我問題，卻找不到語言表述」的時候。他說：「還有就是一些、一些事情，我也不知道怎麼說。這要動頭腦」（2006.05.26-夏-FI）。

考慮到他的說話特質，我決定採取邊陪他玩，邊聊天的方式。他也同意這樣比較輕鬆（2006.04.06-夏-O）。

然後，我們開始了他敘說的旅程。

### 他也不知道怎麼辦

4月6日，我和小夏的第一次錄音訪談，他一直說他不知道怎麼辦。

第一個不知道怎麼辦，是因為升學問題。那天，王老師帶著他和另一位資源班九年級學生去附近的某高職參觀，這所學校是資源班老師和家長認定最適合小夏升學就讀的學校。但是小夏自己有跟媽媽反應過他想要念另一所高職。參觀完老師和家長認定他應該要念的學校後，小夏說：「就那邊的學校，就很複雜，我也不知道怎麼辦？好吧，都可以啦，要去也可以，不去也可以」（2006.04.06-夏-FI）。

第二個不知道怎麼辦，是「爲了比賽，他必須要一直練習」。小夏覺得練習很辛苦，他說「教練就比較嚴厲一點，你知道怎麼樣嗎？他厚他叫我玩跑步機，叫我玩跑步機要玩二十圈，然後那個，有夠辛苦」。但是他的結論還是，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辦啦（2006.04.06-夏-FI）。

第三個不知道怎麼辦，是提到他們普通班同學的時候。他說：「那個班級讓我一個頭兩個大，每天都在亂罵人。他們每次都說我是光頭，我也沒辦法」（2006.04.06-夏-FI）。

這些訪談內容，是小夏一直說到的主題，但那個時候的我，顯然沒有意識到這是他敘說的主要主題。因為我還沈浸在「他因為優勢能力得到大獎，獲得肯定；雖然有障礙，但是很活潑、開朗（活潑是他們學校的轉介老師所說，開朗是我自動加上去的）」的光輝形象中。

### 認為不是自己寫的「得獎心得」

4月12日，我主動詢問王老師，是不是需要我幫忙寫小夏得獎的訪問稿。王老師說，「已經寫好了，問我要不要看」。我說好。我拿著小夏的那一篇作文（訪問稿）和他一起進去，他看到了，說，「那不是他寫的」。是家教老師教他寫的。

我很吃驚。因為我覺得文章裡，那些「練習很辛苦」之類的話，確實是他的心情，因為他之前曾主動提及。也許家教老師確實有組織、潤飾、引導，但他的認定是，這篇文章不是自己寫的（後來，我才知道，真正的原因是，小夏根本就不想寫這篇文章）。

原來，他並不為自己的得名高興。

王老師說，他覺得很丟臉。

我開始慶幸，當初不是由我來幫他寫這篇文章，應該會破壞我們之間的關係吧。另一方面我開始想，原來得到這個名次，比較高興的是學校和家長（2006.04.12-夏-O）。

最後呈現在校刊上的得獎感想，是先由家教老師指導完成後，結語部分又由資源班老師指導，修改成以下幾句。

這幾年來我處處比不上別人，自己沒信心又自卑，又怕別人瞧不起我。這次比賽得名，我覺得自己不是處處不如人，

我也有表現不錯的時候（2006.04.20-夏-O）。

在這個過程裡，我發現小夏抗拒承認自己的障礙。王老師也提到，他媽媽每次跟他說到這個，他就說，唉呀不要講這個。我忍不住覺得他像一個什麼都有的富家少爺，大家這麼關心他，給予他支援、肯定，但那擁有的一切都不是他想要的。

我本來以為，小夏的故事是一個「激勵所有特教師生」的典範。那個典範是，特教老師幫助一個身心障礙者發現自己的優勢能力、發揮所長，而身心障礙者本身因為這個成功經驗，進而達到了自我悅納、對自己變得自信而肯定的境界。

結果，我們只是白忙了一場嗎（2006.04.06-夏-O）？

我漸漸發覺，小夏要說的，和「他周遭師長想要傳達給我的」，或者「我預期的」，都是不同的。

## 抗拒對障礙的追問

王老師說：「每次媽媽跟他說障礙的事情」。他都說：「唉呀，不要講這個」。我下了一個判斷，覺得小夏在抗拒自己的障礙。開始覺得接下來的訪談無比的棘手，並且透過王老師話裡隱約的意思，察覺到了媽媽的期望，也許是希望我能透過研究讓他接納自己的障礙吧！（2006.04.06-夏-O）

一方面，我想要滿足媽媽的期望，幫助小夏對自己的障礙有更好的悅納；另一方面就研究關懷來看，我覺得小夏對障礙的抗拒，正好顯示了他對障礙的態度，所以我想要跟他討論這個部分。

我決定先從邊緣問題旁敲側擊，他不上鉤。

我：你是不是有領獎？

夏：很少了（2006.04.12-夏-FI）。

我開始問他的求學經驗，希望他自己提到他去念特教班，從而提

起障礙。但是他只說不愛讀書，上課的時候，聽不懂就睡覺。還說「每天就只想畢業而已。我在國小的時候就說，老師，我快畢業了沒？老師就說快了、快了。然後，我就真的快了，畢業了我就輕鬆多了。然後，現在還是不行走，還有一間還是等著我去上」(2006.04.12-夏-FI)。

不喜歡讀書的話題一直出現。

上那個（技藝班）都在睡覺。睡覺最有趣。上學常遲到  
(2006.04.20-夏-FI)。

在學校本來就很辛苦。不喜歡來上學，就是都被老師罵。  
老師真的很像豬頭。豬頭(2006.04.26-夏-FI)。

每次上課喔，我們有有有那個了。有一點忍耐度  
(2006.05.12-夏-FI)。

小夏對資源班倒不忌諱提起，在他提了資源班的一些事情後，爲了進入「障礙」的話題，我開始直接詢問「他爲什麼來資源班」？他說，因爲媽媽覺得他比別人差。但小夏不以爲然。

我：媽媽講說你比不上人家，你自己覺得呢？

夏：阿就可以阿，沒有比不上阿。

我：課業比得上？

夏：課業比得上。我只是不認真。

我：你只是不認真而已。除了媽媽認爲你比不上人家，還有其他人嗎？

夏：沒有啊。

我：媽媽說你比不過人家，你覺得不對？

夏：啊都可以啦，你說什麼我聽聽就好，從左邊進去，從右邊出來。

我：媽媽講這樣子，你有沒有生氣？

夏：沒有啊，就很像老師跟我說什麼，從哪裡聽進來，就從哪裡聽出去(2006.04.12-夏-FI)。

我覺得小夏說自己課業比得上別人，實在太過自信、逞強。而我

在問那個問題的時候，我在想什麼呢？我覺得他說自己沒有比不上的時候，直覺他是不接納自己的，所以我逼問，課業比得上嗎？可是，後來我想一想，爲什麼要因爲障礙，他就必須覺得自己比別人差呢？我開始覺得如釋重負，不喜歡身心障礙的身分，並不表示他不知道自己能力的弱勢，他說他聽不懂，不就表示他理解自己當下學習的狀態（2006.04.12-夏-O）。

對於障礙這個話題的抗拒，小夏表現得很一致。李老師回憶，他死都不提（「障礙」）這幾個字。他不會的，他承認，數學不好，英文不好，記不得，這些他都承認，但你要他說，我是一位智障所以我進來的，不管從他的嘴巴或是老師的嘴巴講出來，他都不太能接受（2006.06.27-夏資李師-FI）。

發現小夏對障礙的抗拒後，對我來說，如何獲得有意義的資料，是一大問題。我開始焦慮。這時，訪談的地點也出了一點狀況。

4月13日，才到樓下，他在樓上探出頭來問我「下雨了」。我上樓，李老師虧他「等很久了」，他不好意思說「沒有」。我笑一笑。因爲所有教室都有老師要使用，沒有教室，我想要獨立的空間，於是我們一直換地方，從○○課的地方換到教室、又到電腦教室、再到輔導室，他毫無怨言。

和他聊完，我向王老師提及我想要獨立的空間，王老師問我，我要問什麼？（我覺得很難回答，我以爲這是最尋常的要求，所以對這個問題毫無準備）我說了最直接的答案，我要問他自己對障礙的感覺。然而小夏對這個部分非常抗拒，我等不到他的剖白，當天的訪談內容對我來說，沒有意義。

焦慮之餘，我詢問王老師可否看小夏的 IEP 獲得更多訊息，王老師說我可以看 IEP，但不可以印。她把他的聯絡簿給我看，說他的文章進步很多。我要了三本聯絡簿來看。王老師突然沒頭沒尾地說了一句：「不想理他」。

李組長主動詢問我的研究進展。我說了一些些，因為訊息很混亂，覺得很難回答，我只能盡量說。這是小夏的內心世界，我應該要謹慎，可是我需要他們的幫助，尤其小夏的表達讓我覺得，我需要足夠的背景資料當作話頭來訪談。

我覺得大樹國中一直都很關心我的研究，從李組長一開說，如果我有什麼觀點，可以和他們分享，就覺得如此。

李老師提及小夏問她，他可不可以參加一般的比賽。還說小六的時候，小夏得了一個市長獎。當也因為身心障礙身分常被笑，並沒有欣喜之情；她也說小夏有畢業焦慮，他常說反話，說最好趕快畢業，其實害怕離開同學（2006.04.13-夏-O）。

我只好主動出擊，最逼近障礙問題的一次，我跟小夏說我在學校的穿堂，看到了學校為他做的得獎海報。我覺得大家將這視為榮耀，而且是公開的、大家都知道的事情，他應該會侃侃而談，但小夏的反應是他一點也不想多談。

我：我有看到你的海報ㄟ。

夏：應該是吧。

我：說你得了亞軍。

夏：應該是。

我：你希望大家看到嗎？

夏：應該不用。

我：為什麼？

夏：應該不需要。

我：你不希望海報被大家看到？

夏：沒有，不希望。

我：你不覺得光榮嗎？

夏：對（口氣遲疑、低緩）。

我：因為上面寫了一個身心障礙嗎？

夏：不是（非常急促）。

我：那是什麼？

夏：厂弓～

我：那是什麼？

夏：就很不喜歡（2006.04.19-夏-FI）。

問到這裡的時候，小夏開始一直催我下棋，我懷疑他是故意的。我本以為，總有話頭能讓他在不經意間說出他的障礙來，但他沒有，我覺得自己低估了他（2006.04.19-夏-O）。

小夏遇到不想要聊的話題，會用策略轉移大人的注意力，使話題不能繼續，這一點得到了母親的證實。我們在跟他講什麼，然後他很快把我的話題就引開了，常常會這樣子。然後你也知道年紀太大，會被拖走，然後就是，不對，怎麼話題被你引到那邊去了，我說等一下，剛剛在講什麼，有時候他就會賣弄他的一點小聰明（2006.05.26-夏母-FI）。

## 辛苦的普通班生涯

無論小夏和母親願不願意，他都進入了特殊教育服務系統。母親回憶起這個過程仍然充滿迷惘。其實一開始入學的時候，是在我們那邊的普通學校，結果大概不到一個月，老師就一直趕我們走，就一直趕我們走。說他，跟別的小孩，比較起來，都比較落後這樣子啦。那後來也因為這樣子，去做測試。大概就是給我們一個訊息是說，他的智慧大概在那個等級，平常的表現，就會變成樣樣不如同儕的一個情況。後來我自己在想說，其實跟那個老師也有關係，如果那個老師有經驗，更有耐心，愛心，不至於如此。事後我是這樣檢討，可是現實面我們也沒有辦法去左右他什麼，因為老師部份就一直趕我們走。後來到○○去唸特教班，這樣一路上來，有時候有朋友什麼問起，就一直怪我說，為什麼做這樣子選擇，其實我都覺得說，這個選擇到底對不對，但這個都是事後論的，當時這樣的選擇（2006.05.26-夏母-FI）。

也許因為一直有疑惑，母親並沒有放棄她的努力，小學三年級的

時候，她發現小夏和特教班同學差異很大，要求學校讓他回普通班上課。所以三年級起，每天的一、二節在特教班上國、數兩科，其他時間回普通班，在班上常被同學欺負，沒有朋友（2006.04.26-夏-I）。

小夏在普通班一直很辛苦，尤其是進了國中以後。在那麼久以後，我只是旁觀他七、八年級的輔導記錄，就覺得觸目驚心。我忍不住抄錄下來，下面就一些不重複或重要的事件記錄，完整呈現。

2003年9月1日。來電說個案被同學捉弄，打電話求助。到班級教室察看：班上上生物課，同學全到外堂教室，只剩個案在教室翻書包，忙得滿頭大汗的。詢問原因，個案表示同學將他的筆盒丟了，也騙他錯課本等（說得不清楚）→協助先找到上課教室，澄清事情原委（個案和另一同學廖生有衝突，同學將他東西丟一地上）並請任課老師協助～安排小義工提醒注意事項。

2003年9月3日入班觀察表演藝術課。個案對任課老師不太理會，自己做自己的事（翻看課本），既使老師叫他的座號也沒有反應，之後老師詢問個案下週上課功課，個案無法就問題適切回答，一旁的同學指他的頭說怪怪，雖有機會教育，但同學對他的反應不是很接納（2006.05.03-夏-I）。

雖然李老師隨即在9月4日，針對小夏他們班進行班級輔導，但小夏和同學的衝突一直不斷。根據IEP輔導記錄上記載，小夏分別在2003年9月13日、9月15日、10月13日和同學有爭執，李老師在10月17日對衝突事件進行模擬、並針對和個案互動頻繁的同學進行團體輔導，提供個案的人格特質和限制，但同學仍有排斥。然後在10月21日、22日、23日、及31日又有衝突，10月31日被廖生打三拳，請相關同學澄清事實（2006.05.03-夏-I）。

2003年11月17日，個案和陳生在走廊奔跑，結果陳腦部受傷縫六針→個案不覺得是自己的錯，為什麼大人都責難我→重回現場→重塑。

2003年12月16日，入班觀察，個案會玩射橡皮筋（僅假裝），與同學互動不多，網球用力丟同學，躺地板，同學快受不了了。（本土教育）發東西有同學說他不需要，但也有同學會給他，發時個案故意不往後傳，後面及鄰座同學發出不喜歡的聲音。個案還會說，我就是這樣，你怎樣。課堂中會轉向後座叫同學的綽號、彼此勾引，下課常與同學在教室或走廊追逐。

2003年12月22日，家政老師反應個案在課堂上玩橡皮圈射同學，又拿粉筆畫同學的桌子，引起同學一致的不欣賞，與同學互動差→個案覺得是同學先弄他的。

2003年12月24日，與同學有爭吵並有肢體的衝突→以重回事件法請兩位當事人還原事件，澄清彼此誤會。導師反應個案和同學在教室走廊奔跑，擔心有人受傷→成立狗仔隊，請班上同學共同協力監督。

2004年3月23日，段考在班級不乖，害同學頭部受傷。交叉比對，明確說明上課應有之規則與權力（不能隨意走動、不能回頭看後座同學或拿同學的東西，但風紀在秩序管個案也要有尊重的態度。

2004年3月24日，班上同學報告，那天陳打了個案一巴掌，但個案當著陳的面卻不敢告訴老師，有同學會去鬧他，甚至讓他抓狂，隨即裝著沒事般，老師看到的都只是小夏的反應而已，而同學的動作都很快，老師不容易看到。在班上同學只要保護好自己就好了，因為之前的狀況是，老師處理後，陳會修理個案或同學，所以班上同學大都明哲保身，少主持正義。這位同學也坦白表示今天這番談話，他自己也很怕讓同學知道，畢竟他還想在班上立足，還好，班長還會刻意保護小夏（2006.05.3-夏-I）。

七年級的最後一筆衝突記錄發生在2004年4月30日。

然後，到了八年級，2004年9月9日又發生衝突，10日進行交叉比對，留下談話。2004年9月15日，李老師找來普通班兩位同學，

瞭解同學對小夏的觀察和瞭解，具體讓同學明白他想交朋友的用心與方法的不成熟，同學他們曾有類似的經驗，引導同學思考和他互動的方式或如何幫助，大致效果不錯。

2004年9月17日，胸前被同學扯、被掐脖子、被打頭、扯破衣服、圍住。小夏說，班上何同學恐嚇他要比賽抄聯絡簿，若不抄就要打。抄好，認為何要打他，何勒住脖子，猛力敲他的頭，何叫廖抓住他。何說，因為導師要他提醒，說那些話是嚇他，後來跟他開玩笑，用中指刷他的頭。提醒同學，小夏直線思考，缺乏彈性。

2004年9月18日 IEP 會議，母親提及小夏有自殺念頭，母親認為是課業壓力、與同學摩擦，向母親澄清八年級課程比七年級重，但不要求他的課業，也許是自我要求或受到班上其他同學的壓力。另外，老師和媽媽看到的不同，小夏在學校有時還蠻快樂的。母親提9月17日打人的事情，母親說小夏胸前被扯，也被同學掐脖子、被打頭。因小夏也在場，邀請孩子一起說明，並強調在通知老師前，希望孩子想想事情發生原委，自己引起事端的可能，或做不對的地方。但執意不認為自己有錯，是同學欺負他，媽說就算全世界都說小夏錯了，媽媽還是支援（媽媽那時即說老師你說對不對）。老師澄清，老師是公平公正的，也會保護同學，不會保護犯錯的同學。在多次詢問後，決定通知導師。

被同學扯破衣服或圍住一事，當下決定下週一相關同學與家長出席，並請訓導主任處理，並請扯破衣服的同學賠償。就小夏不想到學校，想跳樓的事，老師們感到抱歉。

2004年9月20日，訓導主任、輔導主任、特教組長、導師、輔導老師、相關同學、家長利用早自習時間瞭解狀況。事情經過如下：何因受導師賦予提醒小夏抄聯絡簿，他不抄，就叫他抄，因為他不抄，說那些話是為嚇他，後來與他開玩笑用中指刷他的頭（與小夏說法迥異，經雙方確定是刷而不是用力敲擊）後來不小心抓破他的衣服，但他的衣服本來就有縫線，之前小夏說是廖抓破，澄清是何抓破。

澄清彼此對事情發生經過與認知，心裡的感受，較中肯的表達方式，對於何同學的部分，使他瞭解夏對事件的解讀感受，也讓夏瞭解同學的本意，雖然很好，若方式不適切，一切就大打折扣，提醒同學夏對事情的認知和解讀的直線思考與缺乏彈性的狀況，並告知與之說明所需的明確等技巧等。

當下與他再次澄清與確認事情的原意。

2004年10月25日，問是不是因為想偷懶，才告訴媽媽不想到學校、自殺，他不好意思說是（2006.05.10-夏-I）。

在輔導記錄裡，小夏的說法有時呈現和老師的看法不一致的現象。他跟媽媽說，他在學校很痛苦他想自殺。老師說，不會啊，他在學校還蠻快樂的。母親提及，導師也說「他跟同學也是有說有笑啊，有時候看他跟同學也是有互動還好啊」。母親跟小夏反應老師的看法，小夏表示：「老師當然不會這樣說，你們大人講話都嘛是這樣，你們大人講話都嘛是這樣，老師沒看到的，你知道嗎」（2006.05.26-夏母-FI）？

爲什麼要這麼仔細的抄錄這些事件，因爲我忍不住覺得，小夏和同學起衝突時，被評估的總是小夏。是小夏的思考直線、是小夏缺乏彈性、是小夏要加強生活自理、衛生習慣（童軍老師發言）、是小夏秩序不好會和別人打來打去、拿別人東西，同學就會提出抗議，是小夏不能體會他人善意（國文老師發言）；對於同學的描述，僅止於小夏有進步，同學不會向他挑釁（電腦老師發言）；班上廖生有時誇他很可愛、很善良，有些男生會酸酸的，但其他的同學都能接受他（童軍老師發言）；有時我會勸同學不要那麼兇，我覺得同學不是故意要告狀，只是想跟他玩或是逗他，而小夏不能體會他們善意，而予以反擊（國文老師發言）（2006.04.26-夏-I）。

小夏要改善的地方很多，同學要做的是包容、接納他。普通班導師謝老師說，剛開始一年級的時候，他（小夏）認為對的，就覺得是對的，他不會設身處地的為同學想，這很難要求啊，同學看的角度又

不一樣，才會起衝突。這是需要慢慢教育他，他改善很多（2006.06.02-夏普師-FI）。

如果衝突的發生，雙方都有責任，這些事件中，到底哪一方要負的責任比較多呢？我覺得這是我們需要仔細去檢視的，而不是理所當然地去單方面檢視障礙者這一方。

我還覺得，小夏因為表達的限制，使他在這些情境中，無法為自己辯護。一次又一次的交叉比對，真相總是趨向於普通班同學那一邊的。在小夏的 IEP 裡，老師對他溝通能力的評估是：

一般會話之理解和表達均可，不善使用複雜句型，也不太會敘述或轉述事件。有自己的主見和看法，但對事件的敘述常是時間或事件反反覆覆，在意自己的情緒感受，不易感知他人感受，常以第一人稱代名詞說別人說的話，無法客觀陳述事實，情緒一急時，臉紅脖子粗，更是無法陳述大意。面對多人時（或詢問時）較退縮，不易表述己意（2006.04.26-夏-I）。

然而普通班的同學並不一定會說實話，如果他們要利用小夏的弱勢，推卸自己的責任，是很容易的。我把自己的這種想法和班導謝老師核對。謝老師說：「對、對，是這樣子，所以有人告狀說小夏怎麼樣啦，我都要想一下，可是有時候孩子會調皮（2006.06.02-夏普師-FI）。

謝老師的說法，再對照著班上同學所說，他們會故意趁老師不注意捉弄小夏，讓他抓狂，老師看到的永遠都是小夏的反應，而不是同學捉弄他的畫面，我覺得班上同學才是需要被檢查、改善的對象。

另一方面，小夏到底能不能把事情說清楚呢？就我的訪談經驗，對於當下的事情他是說得清楚的，但是他不擅長將經驗整理、組織再表達出來。所以，旁人可以因為他前後說法不一致，採信自己想要的那一個說法。譬如研究過程中，小夏一直抱怨練習很辛苦，但有一天，小夏收到了媽媽送他的一台收音機，他的心情改變了，他忘記了練習

的辛苦，向我表示練習的事情已經忘掉了。

我：所以練習就是你最大的壓力囉？

夏：唉，不會，昨天我媽，我媽還買收音機給我，我今天還買小台的，我想要放在車子上，厚把音樂開到最大聲，、砰、砰，然後就走到牧場，那最好，我最喜歡，那我最喜歡在路上，把音樂調得越大聲越好，精神越好。

我：真的喔，所以你就覺得練習沒那麼辛苦了。

夏：嗯。有收音機就好。

我：難怪你今天講到練習也沒有很生氣。

夏：對呀，練習的事情已經忘掉了（2006.05.26-夏-FI）。

但也只是忘記了，暫時忘記了。下一次，他又開始抱怨練習的辛苦，我問他收音機的事情，他完全忘記了上次提及的「收音機讓他忘記練習辛苦的事」。

夏：暑假哦！暑假那就快樂多囉，暑假哦，玩自己的啊。

我：真的喔，還是要練習對不對。

夏：對，高中就不用。

我：你不是說高中也要嗎？

夏：想退。

我：想退啊？

夏：也可以曠課啊！

我：這樣教練會不會生氣？

夏：他的身體又不是我的身體，還要擔心他咧，擔心他生病？管他的，死掉。

我：你的收音機好不好用啊？

夏：啊？

我：你的收音機好不好用？

夏：什麼收音機？

我：聽音樂的那一台啊。

夏：還蠻好的啦（2006.06.02-夏-FI）。

我相信小夏是能表達自己的，只是他的組織、整理能力比較弱。我把自己的想法跟李老師核對。李老師說：「當他要陳述一件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事情的時候，我們就會需要一些拼圖的技巧，因為這個對他來講，太複雜的事情，太久的事情，要去做引導，他才有辦法陳述。等到你瞭解事實的真相，在回憶他這段話的時候，我也不覺得他在說謊，也沒有，因為他眼中的事實就是這樣」（2006.06.27-夏資李師-FI）。

那麼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澄清，小夏真的瞭解當時是怎麼一回事嗎？我問小夏，他的答案是，我自己就經常搞不清楚狀況（2006.04.12-夏-FI）。他只記得「老師每次都說，我在跟他們玩，開玩笑的，（同學）開玩笑，不好笑」（2006.04.28-夏-FI）。

事實上，對於小夏的狀況，學校老師是很努力的。入班觀察、班級輔導、團體輔導、小夏的情緒、行為管理，什麼都做了。甚至為他召開了一個普通班全部科任老師到齊的個案會議，也有將他在班上的適應狀況列入 IEP 服務需求裡面。以 93 學年度下學期 IEP 為例，裡面列入的相關服務需求包括：招募班上的愛心小義工，協助該生在普通班學習及生活適應與正向的同儕關係；加強普通班班級輔導，協助同儕與該生之正向互動，由同儕學習社交技巧及建立人際關係；座位安排一鄰座安排較有接納度；結合社區資源，增進正向人際關係（2006.05.26-夏-I）。

然而，相同的情況還是一直在發生，直到九年級小夏和班上同學相處的緊張情勢才趨緩。三年級個案老師表示，改變的原因是，小夏的很多生活時段被安排了，小夏在班上的時間變少，所以和同學的衝突也變少了。

其實我要感謝，他有很多時段厚，被安排了，要不然我覺得，如果他很多時間待在普通班，他會很無聊，可能會跟別的同儕的摩擦，機率比較大。因為三年級有二個半天去技藝班，很多資源課是被抽離的，很多課他去準備比賽練

習，還蠻結構的。所以我就覺得蠻感謝，看到他，就是被安排。他也不錯，他不會自己曠課啊，可能不太願意，可是還是按照大人的要求去做，這個我覺得三年級狀況好很多（2006.06.02-夏資王師-FI）。

## 被安排的生活

從我到大樹國中後，小夏就進入了王老師所說一被安排得很結構，除了接受資源服務，還要「參加技藝班、比賽練習」時期，他敘說的也多是這個時候的心聲，他對這些安排頗多抱怨。他會主動表達自己意願，但是大人的安排總是不符他的意願。

關於練習，除了練習本身很辛苦以外，他抱怨教練很兇，超恰北北。在別人面前不敢罵，等你們走的時候，他們又不一樣。家長都不在，在你面前去捅你一下，劃一下。打人家的嘴巴（2006.04.20-夏-FI）。

他向老師和家長反應，他不想參加訓練。每天去練習是很辛苦的事，我好想退訓，但又不敢跟教練說。大人口頭安撫他，謝老師說，做任何事皆要堅持到底勇往直前！王老師說，老師覺得你練習後，身體更結實、姿勢更端正，以後遇到危險可以救自己，也能救別人，好處多多，退訓太可惜了（2005.09.27-夏-D）。或者利誘他，認真一點，（去大陸比賽）可以拿錢（2006.04.20-夏-FI）。

小夏的抱怨，讓大人無法忽視。母親很困擾，知道小夏怕教練，和教練合作，要求他自己跟教練講，才可以退訓，小夏果然不敢。教練問小夏想不想比賽的時候，小夏還很強烈地表達想要去比賽的意願，所以母親說，教練告訴我的時候，是截然不同的答案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（2006.05.26-夏母-FI）。

所以，小夏還是必須繼續練習。

關於技藝班，小夏說不想去（2006.05.10-夏-FI）。得知技藝班的老師是我認識的人後，他向我求助。今天一進來，就跟我說他不想去

技藝班。說技藝班的老師就是我認識的，很兇。問我要不要跟他說，我很為難，因為我和那個人並不熟。我跟他說，那個人不會聽我的。他放棄，不再說這個（2006.05.17-夏-D）。

我從他的小日記得知，他已經不想上技藝班很久了。下午上技藝班的課，我不會，請同學幫忙，老師立刻叫同學不要幫我的忙，自己做。有時老師講得太快我聽不懂，我快上不下去了。下課鐘響了，終於可以下課，可以鬆一口氣了（94.09.28-夏-D）。

早上上技藝班的課，老師講半天我都聽不懂，找老師，他說了步驟，好難喔，我很容易又忘記了，上課真想睡（94.10.03-夏-D）。上技藝班的課，老師說得好快，我跟不上很痛苦不知怎麼辦才好（94.10.18-夏-D）。

關於參賽，他也一直說，不想去（2006.05.05-夏-FI）。

我：你得名，老師他們不是很高興嗎？

夏：對呀。

我：可是你不高興？

夏：我不高興。很討厭。

我：討厭什麼？

夏：被逼的感覺。

我：被逼喔，所以你覺得這個比賽是被逼的。

夏：對，（跟）每個同學都這樣說，我都是被逼去的。

我：你跟同學都這樣子說喔？

夏：對，都說家長都叫我，我也沒辦法阿，教練也叫我們，

我也沒辦法阿（2006.04.28-夏-FI）。

不想讀書、不想去技藝班、不想練習、不想比賽，那他想做什麼？如果照他想要的方式生活，聽起來令人擔心。他說他不想讀書，只想打混，不擔心養不活自己，因為可以叫同學請他（2006.04.12-夏-FI）。他說他喜歡賭，那可以賺錢，賺錢養家庭（2006.04.13-夏-FI）。他說他喜歡尬車（2006.04.19-夏-FI）。

不想讀書、不想去技藝班、不想練習、不想比賽，小夏花了很多力氣對抗，結果還是必須一直做這些不想做的事，滿心怨懟的他和常常管教他的資源班老師，形成了一種緊張的關係。

## 緊張的師生關係

小夏一點也不避諱在我面前提起對老師的不滿。

夏：你不是有看過，我跟王老師說話的態度，啊從以前就這樣，我就不想要聽人家講話。

我：原來你也覺得你跟王老師講話態度不太好？

夏：對，一大堆（2006.04.12-夏-FI）。

比較起來，他反而比較喜歡普通班老師。因為普通班老師對他比較沒有要求，普通班還可以睡覺，資源班都不可以，要趴下也沒辦法。像剛才上英文課 Judy 就是 xxx，老師都幫我打勾（資源班老師所訂上課規則—上課戴眼鏡、別人講話不插話等五類），全部都打勾，我在睡覺，我已經睡著了，睡到起來，我就，歐老師真是太好了，真是大人性呢。那個王老師我在睡，她就說我上課不認真。亂來，我上課不認真，我比你還更認真（2006.05.05-夏-FI）。

有些話，雖然知道不應該當著老師的面說出來，但是小夏是藏不住心事的。小夏曾當面罵老師，大人追問的時候，他也無法招架。他們都很好奇啊，很好奇啊，沒辦法啊，太好奇了，不講也不行，（不滿老師的話）講出來還比較快樂一點（2006.05.05-夏-FI）。

李老師也說，只要問他，他大概都會回答到一點點，不會說都不說啦，因為他的個性，還算不錯，他不會去隱藏一些事，他是個誠實的小孩（2006.06.27-夏資李師-FI）。

我曾看過小夏和資源班老師相處的畫面。

畫面一，4月19日。

十點十五分，我一進去，小夏剛好出來和我打招呼。

然後，他又進去辦公室裡面找王老師，問王老師呢？  
沒有人回答。

上完課，十一點十分他又進辦公室來看，結果還是沒看到王老師。  
我在一旁抄他的個案資料。

中午十二點半了，他背著兩個包包走到最裡面，問：  
「王老師呢？王老師呢？王老師呢」？

李組長就在門口長桌前，但並沒有人應他。

我只好回答他：「王老師出去了」。

他馬上走到我身邊，和我聊了一下。

這時我看見王老師拿著便當走進來。

我提醒小夏，「來了」。

王老師在辦公室門口放下便當，說：「字寫得很漂亮，可是這麼  
晚才來，我當然沒有辦法簽啊」。

他默默跟在老師身邊，並沒有說他找她很久了。

然後，王老師輕輕說：「去給老師簽吧」。

小夏把聯絡簿拿過來，給我。

我說：「要簽哪裡」？

他說：「不知道」。

我就簽我上的那一堂課。

他跟我說：要去上技藝班，好累喔。

(2006.04.19-夏-O)

畫面二，4月26日。

中午十二點。他又背著書包，拿著聯絡簿來給老師簽名。我在室  
內抄他的 IEP 資料。

他說要在外面給老師簽就好，不要進教室。

有老師跟他說：「你又沒給某某老師簽，已經兩次，  
要請喝飲料」。

他說：「無所謂」。

老師不知道又說了什麼，他一直說：「無所謂」。

老師說：「我不喜歡你說無所謂」。

他顯然沒有接收到這個訊息，還是說無所謂。

這時李老師走到門口，說，不是請一個人，而是請全部的人喔。包括你很喜歡的那位老師（指我）喔。

他說他已經拿兩個 A 之類的，無所謂。

我背對著窗外，繼續看他的資料，

他走進來，問我在做什麼？

我有些緊張，看著他笑，說：「我在抄資料」。

他的神色也很緊張。

我問他：「你很擔心嗎」？

他說：「沒有」。

我看他衣服下擺都濕了，

我問他：「你有沒有帶雨傘」？

他說：「沒有」。

我說：「這樣會淋濕，今天雨下很大」。

他說：「反正坐公車，一下子就到了」。

我問他中午要吃什麼？

他說：「不吃」。

我說：「這樣肚子會不會餓」？

他說：「反正我也要減肥」。

我問：「那你晚上幾點吃」？

他說九點多，媽媽會帶便當回來。

我說，很好啊。如果餓的話就在路上買東西吃。

他說：「對呀」。

他跟我說再見。

他走去外面拿聯絡簿，這時有老師問他有沒有帶雨傘

他說有。

老師說，雨傘呢？

在書包裡。

你怎麼沒拿出來。

……（沈默約兩秒）

雨傘呢？

在書包。

把雨傘拿出來。

……

雨傘呢？

在教室。

把書包放這裡，你回去拿，我們等你？

喔～（不耐）去技藝班來不及了，他們都是這樣淋雨的。

不要邊走邊喝，不好看。

……

你是不是沒有帶傘？

沒有。

……

沒有傘的話，我們這裡有，可以借你。

……

李老師進來辦公室拿傘。

那邊小夏衝回教室拿傘了，王老師沒有留他。

李老師把傘拿到門口，王老師說，他回教室拿傘了。

王老師走進來，我忙叫住她。她停下來聽我說。我跟約談話的時間。

她答應了。

和我聊完，她走到門口去看，說，小夏沒來呀？

她走回來，彷彿自言自語，音量又可以讓同一空間的人聽得見：「他沒來」（2006.04.26-夏-O）。

在那樣的空間，我常常感到緊張。王老師曾問，你想要問什麼，他（小夏）一定很多牢騷厚？這些詢問，這些詢問後的不安，這些詢問後的戒慎之情。都是應該的。因為書寫本身就是一個粗暴的動作，

因為握筆的人是我，他們無法知道我書寫的方向，也無法控制我書寫的方向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會問出什麼，正因我不知道，我無法去除他們的不安（2006.04.19-夏-O）。

4月20日，和小夏聊完後，我和王老師核對他聊天的內容。我在小聲核對的時候，他走進來，老師直接轉向他，問我剛剛跟她核對的內容，你是不是有跟誰...小夏直接承認，我覺得很尷尬（2006.04.19-夏-O）。

4月28日，聊完出來後，李老師請他找我簽聯絡簿，他給我一隻鉛筆，我放進鉛筆盒。改拿一隻原子筆，發現沒有筆芯，我隨口問他：「你的筆沒有筆芯」？他笑說：「對呀」。我拿起另外一隻筆埋頭簽聯絡簿。他叫我，我轉頭發現，他把四支沒有筆芯的筆排在一起。他說：「你看好喔，這四枝筆都沒有筆芯」。這時，李老師走過來說，他最聽你的話了。我說：「因為我對他沒有要求啊」。他對小夏說：「你還欠我什麼東西，都在躲我厚，都不敢看我厚，昨天三點十五分，怎麼沒來，沒關係，已經兩天了，就加倍」。小夏低著頭，不應他，我也不知道要說什麼。簽好名，他拿了聯絡簿，和我說再見就走了（2006.04.28-夏-O）。

5月3日，我的焦慮到達顛峰。

和小夏聊完後，王老師走過來問我，下一次預定約談時間，他們會去夏令營，沒有老師會在，那我還要來嗎？我沈吟不決的時候，王老師說：「還是這個禮拜先休息一下」。我接收到她的暗示，可是小夏的資料對我來說，還很不足。我只好說：「因為小夏講得的東西很少，所以我還是來好了，如果是另外一個學校的，就可以不用來了」。我只是陳述事實，不是抱怨，也許問題出在「如果是另外一個學校的，就可以不用來了」這句話。王老師說：「你對他太好了」。我陪笑。

後來她說，那我們那天就在輔導室談就可以了，我說可以。問輔導室有棋盤嗎？她說沒有。她說要請輔導室的人幫我開門，把棋盤拿

過去。我說，這樣會不會很麻煩，乾脆就在有棋盤的那間教室就好了。她說好，叫我當天記得找輔導室拿鑰匙。

她說她要先跟小夏講，她去門口叫，小夏。原來他也在這裡，我跟著出去，站在王老師的後面。王老師說：「曾老師問你什麼，你要回答。你是他的研究對象，這是做研究，不是來玩的」。小夏神色有些緊張，低頭答：「喔」。我也沈默，我覺得我們兩個站在那裡，就像聽訓的小學生。

我知道王老師爲了我好，可是我心裡泛起的不是感謝，反而是挫折、無力。我覺得我一點也不被懂得，也不被尊重。不被懂得的是，如果我的研究可以用這種命令的方式要求學生跟我說話，我怎麼會花那麼多時間試圖和他建立一種平等的關係。不被尊重的是，其實我一開始就跟她說，我希望學生不要把我當成老師的角色，但是她馬上否決我的意圖，一直跟小夏說我是老師，說我在幫他上課。

我覺得，我說的話，根本沒有被聽到。讓我更無力的是，他對小夏有些指責的命令，他爲什麼必須接受指責呢？他的心門要不要打開，要何時打開，有誰能干涉。他的生活空間已經被干涉這麼多了，難道連他最後的內心秘密世界，他都不能享有掌控權嗎？我因此對他內疚。

我也擔心，因爲王老師跟他說這些，我又跟她站在一起，他會以爲我跟王老師去告狀之類的。我上次才跟他說，他說的東西，我不會跟老師去講，他才跟我說那麼多，現在他會不會以爲，我背叛他了。

我覺得以後說話要更小心，這個想法讓我更不安、不自在。那小夏呢，他是否和我有同樣的感覺，他是否在覺得在這個環境，說什麼都很容易動輒得咎，他是不是也像我一樣，覺得被壓抑、不能說自己想說的話。

我能跟他核對嗎？

我要怎麼跟他核對我這個暫時的假設呢？我可能會跟他說，你有沒有覺得在老師面前講話要很小心？他可能會抱怨，因為他對老師有很多不滿，他甚至會在老師面前罵老師，爲了同理他，我可能會說，對呀，確實。可是我的同理在小夏耳裡會變成什麼呢，他會不會覺得我也覺得他們老師不好，覺得他們很可惡。

然後呢，雖然我說過，我們兩個說的內容是秘密，可是他和這些老師的接觸這麼緊密，他心思單純，會不會在不經意中洩漏了這些。然後那些老師以爲我真的對他們有什麼評價，以爲我在背地裡高高在上地評判他們的對錯，但對錯從來不是我執著的重點。我其實只是想知道這些事情，在他的心裡到底發生了什麼意義而已。

如果小夏將我們談話中「暫時性假設的協商過程」的某些片段，當成真的，不小心說出來…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可能，然後我發現自己不相信他。我不相信的不是他的爲人，而是他對語言的掌控，和我平時接觸到的規則不太一樣。

我們習以爲常的語言規則是這麼複雜、曖昧、難明，他會知道嗎？他會知道有時的玩笑話裡帶著真心，不希望別人當真、卻又希望被瞭解的狡猾嗎？他知道有時爲了得到別人的認同，我們會部分同意別人的話嗎？又有時，爲了倡導我們的主張，我們會故意隱蔽自己的現身，講成普遍的共識嗎？他知道在語言中，避重就輕的操弄效果嗎？就像炒菜一樣，可能原料都一樣，只是調味料的多寡、不同的拿捏，這些細微的差異，出來的味道可能截然不同。這些不可預測的未定性因素太多，我反覆思量的結果，失去了前進的自信(2006.05.03-夏-O)。

帶著這種煎熬，5月5日，我還是來到了大樹國中，整個特教組就只有我和小夏兩個人，小夏當天要留下爲參賽做準備、練習，無法參加夏令營，他因此情緒不佳，怨懟傾巢而出，我終於知道，他抗拒學校爲他安排生活的原因，還是因爲障礙。

## 障礙是傷口

一開始，小夏抱怨王老師不讓他去夏令營。不能去的原因是，他隔天要去比賽，所以要留下來練習。但是小夏不想比賽，他想去夏令營。老師沒有答應，小夏很無奈，說「他不給我去，我有什麼辦法」（2006.05.05-夏-FI）。

然後，話題轉到了比賽，還是無奈。他說：「星期六要比賽，那個我不喜歡，又沒辦法」。他對比賽場地很有意見，要去文山什麼啟智學校，開玩笑，誰要去（2006.05.05-夏-FI）。

終於，我們談到了「智能障礙」。我問小夏，啟智是什麼？小夏說，就是啟智班。啟智班是什麼？小夏說，是那那些照顧那些手腳不方便的。所以他不是。他說起小學六年的啟智班生活，老師都叫我喂他們吃飯阿。沒有公德心，也不給人家錢，人家還要幫你餵這些小孩子，又不給他錢。快逼瘋了。媽媽跟他說啟智學校也沒有什麼不好，小夏的反應是，說讀啟智學校也沒有什麼不好，當然是不好啊，不然你喜歡嗎？媽媽還是希望他去比賽，說去那邊就只是比賽而已，不能讀書。小夏還是很反感，說傷人家的自尊心（2006.05.05-夏-FI）。

可是沒有辦法，他還是要去比賽，他非常沮喪。我很想要抽一根煙。抽一抽會快樂一點。抽抽就等於是氣的意思，因為它會冒煙（2006.05.05-夏-FI）。

雖然不願意參加這次比賽，小夏還是得了三個冠軍。相較於小夏一直想找煙抽的無奈，以及我提及這個話題時，他的意興闌珊。王老師比較把得獎的事放在心上。她笑容滿面地跟我說，小夏是比較散，他需要盯。接著說，星期六的比賽小夏得了三冠王。她很仔細地一個一個項目唸給我聽。今天小夏聊的內容很少，他一直咳嗽，神色疲憊，嘴角下垂，表情嚴肅，我直覺他今天心情不好。我問他比賽的事，他說都可以，後來我問他，他是不是不想談這些，他說對。

下課了，小夏說他不想上下一節課，他說他想蹺課，我說我知道，他說過好幾次了。他說，他想要繼續聊天一節課，因為他的美術作品

做不出來，老師說要打第二次段考的分數，老師說很簡單，可是他根本做不出來。我覺得他在跟我求助，就像星期五的時候，他也在求助。

那一刻，我有些不忍，我說，要我跟老師講嗎？他很高興地說好。我說，我不確定老師會答應。他說好。我們走出去，看見王老師衝去別的地方，我說找李老師也可以嗎，他說應該可以。我們站在那裡等了一下，他說，不要講好了，我說好。我說你是不是有些害怕，他點頭。我說我也是，我們兩個肩並肩地站在那裡像小學生一樣，有些不知所措地低頭微笑（2006.05.10-夏-O）。

小夏對於得獎不是一直都這麼抗拒的，關鍵在於同學對他得獎的態度。媽媽提及小夏第一次得獎的時候，其實是蠻喜悅的，只是說到學校後同學又給他潑冷水。

我：是剛開始喜悅，後來不喜悅嗎？

夏母：其實他在○○比賽的時候，我們很多人去跟他加油，包括我同事什麼的都很多人去加油，他真的是，真的笑的厚，就是那種發自內心的喜悅，真的很高興。他事先就跟我說，媽媽你說有人要來跟我加油，是真的嗎？我說真的啊，那他們要怎麼來，就一直問這個事情。然後那天當場看到，他真的是很靦腆，好高興、好高興，所以我是認為說，其實他是很高興，有一大群人包括媽媽在內，都很在意他。

我：那到學校以後？就發現不對了。

夏母：那到了學校回來以後，他回來。我說幹嘛這樣子。（小夏說）媽咪，你幹嘛要講啊，幹嘛要講啊，多丟臉啊。

我：就變了？對不對。

夏母：就變了。

我：應該是特殊身份這個問題。

夏母：對，這個時候，他就把問題，為什麼我要參加這種活動，從○○那次開始就一直鬧著這個問題。

（2006.05.26-夏母-FI）。

小夏的母親說，在我跟他對話當中，我從來不說你是（智能障礙），我說不是，那是因為你學習有時候比較慢。她也跟小夏說，好，那你認為不是，那你認真，以後我們把這些東西全部都弄掉都不是了？他就靜靜的。她還說，說真的我也蠻矛盾的，我也希望把這些東西都消除掉，就不是了，可是事實就是這樣子不是嗎？我問，這個事實是指，小夏其實是智能障礙嗎？小夏媽媽否認。媽媽說，在我的認知裡頭，其實他沒有兩樣耶，因為我一直內心深處認為他不是，真的。可是，當小夏問，他為什麼不能跟同學一起去做學測。母親又說，你也看他聯絡簿上也都聽不懂啊，那這樣怎麼考試，真的是，怎麼講，我小看他也不是，因為事實就是這樣。我問，如果智慧障礙的定義，是指孩子學習比較慢，但他也有自身的優勢能力，那跟媽媽講的，並沒有很遙遠的距離啊。媽媽說，對呀，對呀，沒錯呀，所以我也很平常心（2006.05.26-夏母-FI）。

然後，這些話題一直如此反覆。我和媽媽為此在咖啡廳裡坐了兩個小時又四十分鐘，桌上的飲料都沒有什麼機會動，但是，直到談話的最後，媽媽還是無法決定小夏是不是智慧障礙。

我非常困惑。我試著將瞭解到的重述給她聽，她一直說不是，不是這個，不是那個。我殫精竭慮的嘗試靠近她的內心世界，多次求而不得。

我不明白一個希望孩子接納自己障礙的母親，怎麼會不敢對孩子提起智慧障礙的名稱。我甚至向初次見面的她挑戰這一互相矛盾的信念，她承認她很矛盾、困惑。

然後。沒有了。

沒有因為瞭解之後的頓悟（我多麼渴望的結果），她還是不放棄任何一個想法。我覺得疲憊，中途聊到小夏不承認自己的障礙時，媽媽的感受是什麼？她說，我也很難過，真的，我心都在滴血，可是我表面還要裝作沒事，就說，你不是，你不是，你非常的好，你非常的

好，罵你智障的人才是智障。他在難過這個，我還要讓他不要難過。她開始落淚。冷靜、節制，眼淚才剛落下一滴，她就伸手拿了衛生紙，拭去。

忽然，我明白了，媽媽爲什麼不敢在小夏面前提到智慧障礙的名稱，因爲那是小夏的傷口，一碰就疼。我們堅持的「智慧障礙」的學術性定義，並不存在他的生活中。在他生活中，智障的意義表示怪怪的、笨…這些刻板印象。我們也許可以藉由特教宣導，推銷智慧障礙的學術性定義，但是抵得過一說再說的生活中的意義嗎？

我錯了，我不應該期待母親從我們的對話裡得到頓悟，而是我的理解要能到達他們所經驗的世界（2006.05.26-夏母-O）。

## 無路可走的選擇

讓小夏接受智慧障礙身分，是媽媽無路可走的選擇。

現在最大的問題是，小夏會去問老師說，爲什麼我是障礙？爲什麼一定要擺在障礙裡面啊？這個問題，是最大的問題。那如果說我不把你擺在這裡，那我要把你擺在那裡？擺在跟普通班級的話，你也沒辦法適應啊，真的沒有辦法適應，那怎麼辦，那與其來到這個班級，（至少在資源班）學到東西，我是這樣想（2006.05.26-夏母-FI）。

事實上，小夏的強烈反應都和「他不想和障礙沾邊」有關。但這些情境常常避無可避，資源班老師找他收障礙的相關文件時，他一直逃避，還是要拿，然後在我面前罵老師一整節課。豬頭一樣，拿兩次。我也不知道，他就一直叫我拿獎狀、獎狀，豬頭（2006.04.26-夏-FI）。

不想參加身心障礙類比賽，一直抱怨，無效。罵教練、罵老師，還是要參加。同學笑他，他也沒辦法。這一切，他都沒有辦法。我也沒辦法，是他們逼我的，他們最喜歡逼我生氣了，他們才會很高興（2006.05.05-夏-FI）。

他說他會偷老師和同學東西。

夏：以前的學生都教我去偷東西，去爬窗戶。偷拿飲料。

我：有喝到嗎？

夏：有。偷東西的感覺真的很高興。

我：你偷哪邊的會很高興。

夏：偷老師的會很高興（2006.05.10-夏-FI）。

夏：那種感覺比較好。

我：哪種感覺？

夏：偷東西的感覺。萬一你都會去班上阿，有時候同學都會搞我，好吧，那我也來搞你（2006.05.10-夏-FI）。

他說，（以後進）高中了就可以曠課了，可以曠很多課了。去高中可以曠課，你要去不去（練習），老師也不會管你。那邊也有場地阿，無所謂啊（2006.05.10-夏-FI）。第二次參賽的前一天，他一直跟我說想要喝（酒），不然就想要抽根煙（2006.05.05-夏-FI）。

我忍不住覺得，生活中不想面對的處境避無可避，壓得小夏喘不過氣來，他只好把所有的精力消耗在對抗現在的不快上，他沒有辦法去想未來（2006.05.05-夏-O）。

然後，事情突然有了轉機，6月16日，我和小夏的對談結束了，資源班王老師、普通班謝老師和媽媽的訪談也結束了，已經有兩個星期，我沒和大樹國中的人、事、物接觸。

王老師主動打電話給我，說小夏入選特奧，全臺北市只有3~5名（2006.06.16-夏資王師-O）。6月23日，我去大樹國中，和老師核對訪談內容，王老師說小夏對入選特奧一事非常高興，畢業典禮哭得淅瀝嘩啦（2006.06.23-夏資王師-O）。李老師也如此說，那時候我們聽到他哭了，以為是點狀的，結果是哭的淅瀝嘩啦，我嚇一跳，不過還是很感動（2006.06.27-夏資李師-O）。我半信半疑，打電話給小夏，問他入選特奧高興嗎？他說高興，這是以前沒有出現過的說法，這樣就夠

了。王老師說要去看他練習，要跟教練說可不可以收七、八年級的兩位學生（2006.06.27-夏-O）。

至此，之前的一切、屬於眾人的煎熬，似乎得到了救贖。怎麼達到的，我覺得是因為，小夏的這一次榮耀，終於得到了同儕的肯定。

李師：因為他這樣的不同，別人看到他的也整個不同了。因為我記得在他的白色運動衫是寫說：「丿，是向特奧邁進，還是忘記了...」跟這個有相關就對了。

我：同學有這樣跟他寫。

李師：對，就是給他勉勵，其實這個，我覺得這個對他來講，應該是一個，好的，就是正向的鼓勵（2006.06.27-夏資李師-FI）。

## 後記

特奧之前，6月2日的故事核對後。

我：我現在跟你講哦，我會把跟你聊的內容寫成一個故事。

夏：寫什麼故事？

我：我不會說你的名字哦。所以沒有人知道那是你，然後連學校的名字都不會寫，但是，所以沒有人看那個故事就知道是你哦。這樣知道嗎？

夏：哦。

我：可是我會寫說，我覺得你沒有很快樂，然後-

夏：嗯，對呀。

我：被強迫參加很多事情。

夏：對。

我：很不喜歡人家罵你~笨，很不希望，很不希望自己唸資源班。

夏：哦，就寫這樣，那就好啦。

我：你還希望寫什麼了，要不要寫你得獎。

夏：不要不要，那些得獎-

我：反正也沒人知道那是你啊！會寫雖然得獎也不高興，因為那個獎也不是你要的，可能會這樣寫。

夏：嗯。

我：你不用擔心，沒有人會知道那是你。

夏：好，那就好，萬一把我刊出來了，我這個心就不知道飛到那裡去了。

我：飛到那裡去？

夏：就很擔心啊。

我：擔心什麼？擔心人家笑你？

夏：不是啊，擔心就是，就是說出來很難聽啊。

我：被講得很難聽哦。

夏：會被講，會愈說愈~

我：會愈說愈不好，不會啦，我的意思是說，我不會讓任何人知道，我會保護你的。

夏：喔，那就好，喔，那就好（2006.06.02-夏-FI）。

也是在那一天，小夏發出「我們也有心靈」的呼喊。

學生啊，跟老師不一樣，老師教同學，同學的心就會覺得，為什麼老師都要叫我們東做西做，東做做西做做，啊，然後呢，叫我們做那件事、做這件事，那我們就覺得，那我們覺得沒安全感，沒有自己想要的東西，我們就很想要讓自己要有，我們也有心靈，對不對，他沒有給我們心靈，他就只有讓我們這樣子（2006.06.02-夏-FI）。

是的，小夏也有心，從我第一次看到他，聊到最後一次，他其實一直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。只是，無人理會。

## 懿藩

和懿藩接觸的過程是充滿曲折的。

一開始，我問身邊好友，她們學校有沒有學障學生(她在這之前，聽過一些我的研究想法)。她很快提到了懿藩，說她是一個很有想法的女孩，但是會偷竊。在說到她的名字時，好友一個字一個字的介紹，說她有讀寫困難，但是她的名字好難寫，筆劃好多，這個名字在時下女孩身上很少見，我想這麼用心的命名，其中應該包括了不少家長的愛與期盼吧。

3月24日中午，一路經過幽靜的小巷，越過公園，我進入小草國中。穿過特教組沿路的迴廊上，貼滿了特教宣導的海報。特教組辦公室的牆外貼著學生的學習成果，好友指出懿藩的照片，對著鏡頭，懿藩端著一盤西點，面無表情的一張臉。我輕輕說：「她看起來，不快樂」。好友說，她喜歡把頭髮遮住臉。

然後我看到了懿藩的資源班個輔老師-郭老師。她非常慎重地將我引進一間無人的資源班教室，我本以為她會和我比鄰而坐，所以挑了學生座位的第二張桌椅，但郭老師只是坐在她慣常的教師座位上，我覺得距離太遠，忙坐到第一個學生座位上。

郭老師一開口，就說我去只是為了完成我的論文，我並不能為懿藩做什麼。我向老師澄清我的研究重心並不是在對學障的特徵發問，也不在學校的教學，我比較好奇的是學生的內心世界，我想知道的是她如何看自己的障礙，我相信透過孩子的訪談，她會自己有更多瞭解，可以用比較積極的態度面對自己。我甚至搬出我有修過諮商的經歷，我說我瞭解她所說的問題，因為我有帶過情緒障礙學生的經驗。

郭老師很肯定的說：「懿藩不是情緒問題，是行為問題」。郭老師說她的行為問題很大，不是一兩個月可以解救。最近，她會蹺家(其實是很晚回家，父親會因此第二天不讓她去學校)。她會說謊，很多

事實她都會竄改，老師盯她的行程很緊。而且快畢業了，她不想再有什麼狀況。時間不好約。爸爸很難纏。爸爸自己讀了很多書，試了很多方法，很有主見，有時說的話也不可靠。老師還提到另一個很乖、沒有什麼問題、很會表達的學障男孩，還有自閉症、智障學生。我幾乎要打退堂鼓，謝謝老師幫我著想，主動提供其他個案，但又有點捨不得。我說：「我相信，那個男孩會讓我的論文更順利，但我聽起來，懿藩比較需要幫助，我對懿藩比較感興趣，因為學障的女生比較少，如果她爸爸不答應，我就找另一個學生」。

然後，郭老師把懿藩家長和導師的電話給我，請我徵詢她們的同意。我問她，如果家長問我如何得知懿藩，可否說是她介紹嗎，她說可以。這時特教組長林組長說要幫我打電話給家長和導師，我不由得鬆了一口氣。但是郭老師說：「應該要由我來打這通電話，因為有時我要研究的和她們想像的有出入」。我硬著頭皮打電話去懿藩家，接電話的是阿嬤，我說我是學校老師，找懿藩爸爸。阿媽說爸爸不在家。我問什麼時候回來，阿媽說不知道。我掛掉電話打手機，手機打過去的是空號，我只好又打電話給阿嬤，問爸爸新的手機號碼，阿嬤說沒有。問什麼時候可以找到他，阿嬤說不知道。阿嬤問我什麼事，我說沒什麼事，我想找懿藩聊天，阿嬤叫我講台語，我無奈地答，我不會講台語。我無奈用國語連講兩遍：懿藩沒事，阿嬤放心。然後，阿嬤說一點半，爸爸會在家。我用半生不熟的台語說，那我一點半再打。

我突然意識到，平常老師的電話是令阿嬤戒慎恐懼的。

一點三十三分，我打過去，找到了爸爸，說明瞭我的身分，說想要找懿藩聊她的內心世界。爸爸的聲音非常溫和，一口答應。並且希望到最後能得到一張紙，紙上能說明一些懿藩的狀況，可以告訴他，為什麼這麼多年來，懿藩是一個這麼多問題的孩子。他一個人帶四個小孩，看了很多書，用了很多方法，但是都突不破她的內心，希望我能讓她找到方向。我跟爸爸說，如果在過程中，我能幫她的忙，一定會幫。

聯繫完家長之後，林組長幫我打電話給懿藩的普通班導師餘老師，餘老師爽快答應讓懿藩接受研究。我接過電話和她說明：我需要和懿藩單獨約談，我會先跟懿藩聊一次以後，決定接下來固定約談的時間。然後會再將約定好的時間告知餘老師，讓她能確實掌握懿藩行蹤。餘老師滿口答應，說3月29日段考完下午，她會帶全班去吃東西，然後接下來的共同活動，懿藩不適合參加，那個時間最適合我和懿藩第一次約談。

什麼性質的全班活動，是懿藩不適合參加的？我充滿了好奇和疑惑，但是又擔心馬上詢問會很冒昧、突兀，決定先把疑惑壓下，等正式訪談導師的時候再提出（2006.03.24-藩-O）。

3月29日午後，我再次來到小草國中，一進特教組辦公室，組長就告訴我，懿藩因為晚回家激怒了父親，她的學障證明被父親撕掉了，這意味著她升學時不再享有學障加分的福利。

我很震撼！

約一點半的時候，懿藩滿面笑容地飄進辦公室，我看到隨後而來的餘老師，微笑點頭示意後，餘老師就離開了。懿藩主動和我打招呼，自動把椅子拉到我面前，坐成要和我約談的樣子，我覺得她表現得實在是太老練了。

我問：「老師有沒有跟你說到我」？

她遲疑了一下，搖搖頭。

我介紹自己：「我是一名研究所學生，我要完成一個作業，內容是去找一名國中生，陪伴她，聽她說話，替她保守秘密」。

她點點頭。

我將參與研究的同意書拿出來，介紹自己的名字，並請她拿回去給父親簽名。

她點點頭。

然後很突兀的，沒有熱身，沒有開場白。

她開始說起了她的故事，非常流暢，中間我打斷她，詢問可否錄

音，話語尾音未斷、她毫不在乎說可以，又轉到她的話題（其實，我本來並沒有預計今天要聊什麼，本來只是想認識一下，確定以後的約談時間而已）。

我覺得她有備而來。

和小夏的君子知交淡如水相比。

現在的我，簡直是面臨到一場大浪來襲，整個被捲進去了。

途中，講到一半的時候，有老師進來辦公室找林組長詢問事情，我解釋說特教組長不在。那位老師問了一件有關業務的事情，我說因為我不是本校老師，所以不清楚。那位老師質問，我不是本校老師，為何只有我一個人出現在那間辦公室，我開始解釋我的研究，中間夾七夾八的，懿藩跳出來幫腔。後來好不容易說清楚了，我決定要將這次約談視為正式約談，於是和她轉移陣地，去資源班的教室繼續談話。

聊了一個小時，我覺得已經無法專注。於是邀請她和我一起去校園走一走。她答應，沿路幫我介紹：校長室（唸成教長室，談話間把所有ㄉ發成ㄋ）、九年級教室、八年級教室、七年級教室，經過特教組辦公室走廊時，看著她的照片說，她是故意用頭髮遮住臉，希望別被認出來是資源班的學生。我們邊走邊隨意閒聊，我覺得她很敏感，希望討我歡心，走路時，我往左，她就往左，我往右她就往右，亦步亦趨。四點的時候，我和她在各自回家的路上，道別、分手（2006.03.29-藩-O）。

3月31日。

捷運剛駛進站臺的時候，接到懿藩父親的電話，聲音不大，當下列車駛進的聲音把他的聲音蓋過去了。

我一直問他是誰，他說了三遍我才聽清楚，反應過來。

詐騙集團的電話接多了，我想我對陌生人的電話的聲音是冷淡的。

他聽起來不以爲意，說他等一下再打。我一邊走回學校，一邊開

始內疚。開始想，他是不是不想讓他的女兒成爲我的參與者了（我被他撕掉懿藩學障證明的激烈反應嚇到了）。

又覺得鬆了口氣，算了找別的個案吧。回研究室，我回電話給他，原來他只是問我參與同意書要怎麼填。

隔不久，應該是他工作告一段落（他這麼說的，才初識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客套話）。

他又打來，問子女教養的問題。

我直覺以爲，他要問他女兒跟我說了什麼。

當下回答：我還不清楚孩子的狀況，所以不會給家長建議（另一個原因是他的激烈反應嚇到我了，我不知道他聽了會做什麼？總之懿藩的一切總是出乎我意料之外，我無法預測，只好想了又想，不敢有什麼太大的動作）。

但懿藩父親並沒有意思掛電話。

他的聲音很小聲、期期艾艾的，和懿藩向我的敘說特質完全不同。於是我同理他養育孩子的辛勞，表達幫助懿藩的意願，結束了這通電話。

我沒想到的是，懿藩這麼快把我的同意書交到父親手裡（之前郭老師說班上要交照片，餘老師催了她幾次，她都不交，最後余老師只好親自幫她洗照片、交照片。餘老師受不了，打電話給郭老師抱怨，說自己快變成懿藩她媽了）（2006.03.31-O）。

於是，懿藩開始她的敘說...

## 障礙的出現

從懿藩的敘述中，障礙在她生命中出現的時機很早。她說起小時候，家長花了很多錢讓她念私立幼稚園，結果她學不會英文，被父母

放棄。

藩：全家（筆者所加）只有我一個讀到，大班的最貴，我爸就說，就是說以前的錢花最多，就是指我，那我還是沒有什麼好成績出來，對阿，我的英文，英文的話也比不過別人，我真的完全看不懂英文，我媽就覺得，覺得明明把我教，幼稚園明明就教過英文了，為什麼現在還記不起來。我媽就說：花這錢幹什麼？

我：你聽到這些話會～

藩：我就覺得我是不是從外面撿來的，因為我覺得我媽這樣說下去，真的很難過，因為我們小孩不知道大人的思想是什麼，啊他們每次說出來的話都是那種氣話，啊我們都會當真。

我：所以媽媽說～當初不應該把錢花在你身上。

藩：對啊。

我：說這些話的時候，你當真了。

藩：我還當真了，因為當時還是很小，當時還是很年輕。

我：你會覺得媽媽不愛你嗎？

藩：對，我媽媽完全真的不太愛我。

（2006.03.29-藩-FI）

因為家庭經濟的限制，懿藩家裡的資源不是每個孩子都能共用的。爸爸比較擔心的是我弟。因為他是唯一一個男的呀，他又，他現在又跟一些學校的混混在一起，如果這學期弟弟沒有再進步的話，他就不讓他補習，他就要把所有的錢砸在妹妹身上，因為妹妹比較有給爸爸，給爸爸一些信心（2006.03.29-藩-FI）。

這些話從爸爸的訪談裡得到印證。當然我對任何小孩子管教不會說，這個跟這個跟這個有差別，我有差別的是你不願意念書的話，我就不會把所有的攻擊力量在你身上，因為我們四個小孩子，我沒辦法完全浪費時間，因為我一個人賺錢而已嘛，我不可能浪費在一個人身上，你不想念書，請你不要浪費我的資源（2006.06.05-藩父-FI）。

雖然離婚了，懿藩父母對孩子的某些教養理念驚人的一致。他爸爸曾經跟我說，他小孩就是離家出走這檔子事，那當然女孩子大了要找自己的媽媽，她也真的去找媽媽，可是媽媽不見這個孩子，為什麼？講簡單一點，媽媽願意見比較優秀的孩子，不願意見比較差的孩子（2006.05.29-藩普師-FI）。

這件事情，懿藩自己本人只是輕描淡寫地帶過。

我：你有去找過媽媽嗎？

藩：一次而已。

我：結果呢？

藩：被她轟出來。

我：被轟出來？

藩：沒有，他叫我回家，回去學校，只是借一下錢都不可以（2006.06.05-藩-FI）。

## 學習障礙

在第三次談話的時候，懿藩主動提起她有學習障礙的事情。學習障礙讓她覺得自己和別人不一樣，而她不想和別人不一樣。

藩：你這個是正常的，可是我這個，我怕是不正常的。

我：你很擔心自己不正常嗎？

藩：我怕，我超怕，我就不想跟一般人不一樣，我現在就已經不一樣了，我不想更不一樣。

我：你現在怎麼樣跟一般人不一樣？

藩：因為我是有那個，我有那個學習障礙，可一般人沒有，阿我也不想上那些課程（2006.04.02-藩-FI）。

關於學習障礙，懿藩從老師那邊吸收到的說法。學習障礙是指自己的認字不好。懿藩對自己的學習困難很清楚，像注音，我從以前，我從以前二年級就開始學注音符號，一直學，老師每天都叫我背那個，可是我還是那個拼法有時候會不一樣，都跟勺勺，我也不知道，

就講勿就好了。聲調的話，有時候會比較不知道那個是二聲，還是三聲（2006.04.12-藩-FI）。

雖然認同老師的說法，也確實發現了自己的學習困難，但懿藩對於教育系統針對學習障礙的處置－資源班教學的看法是，我不想跟資源班的同學一起上課，我是想說越讀越爛，每次成績有時候會進步，有時候會退步，還退很多（2006.04.12-藩-FI）。

懿藩也有知覺到資源班老師，會針對她的識字困難進行教學。老師有時候會離開話題啊，這個字如果聊天，他就會去想，幻想到哪一個東西指出來（2006.04.12-藩-FI）。但她認為沒有用。

郭老師提出同樣的說法，我會給她另外教她那個認字的，或者是再教她一些注音符號，她有幾個，她是刁嘛尤這些她這個搞不清楚。她學這個識字是還好，她會說這個字我很爛，譬如說這個字先唸好了以後，叫她去寫，她有些會，要她回家練，她有寫的話第二天來會，可是不見得隔一段時間她還能夠記得這一個字，他就是這樣，像我以前教她的那一些字，三年級再來，有很多字忘記了（2006.06.12-藩資師-FI）。

不過，懿藩的父親對學習障礙有和老師不同的看法，他認為沒有學習障礙，懿藩只是不努力罷了。學習障礙喔，在我來說，我覺得沒有什麼學習障礙。我認為說，只要你肯努力，沒有什麼是辦不到的。像那個小兒麻痺的都可以念到博士，他都可以去做。你說他們學習障礙，比這個（懿藩的障礙）還困難還嚴重耶，他們都可以讀到美國留學博士，都可以做得到的，我相信張懿藩這種，我是覺得是心理障礙啦，不是學習障礙，她現在碰到的瓶頸是心理障礙，我很怕是這個（2006.06.05-藩父-FI）。

父親認為，學習障礙的產生是因為自己不夠努力，這種說法也得到懿藩的認同。因為時間不能再～再那個～再回轉，如果可以的話，我早就定下心來讀書了（2006.04.02-藩-FI）。

然而，她發現努力是一件很困難的事。

藩：可是我這個自己要讀書，自己也辦不到。

我：這句話的意思是？

藩：因為有時候會想讀書，可是看到書的話就很討厭，有時候說一定要努力讀書，可是還是沒有辦法努力下來。

我：所以你有試著努力讀書，但是沒有辦法？

藩：我沒辦法靜下心來，明明就已經旁邊很安靜了，就是沒辦法靜下心，唉，如果你要一點點溫和的音樂也沒辦法，我也不瞭解自己這到底怎樣的人（2006.04.02-藩-FI）。

關於學習障礙，還有第三種解釋，來自周遭同儕的解釋。他們覺得學習障礙就是笨。

我：你上次說你是學習障礙。

藩：對呀。

我：那你覺得學習障礙是什麼？

藩：學習障礙，就像智障一樣。

我：然後呢？

藩：就會讓人家覺得，我是不正常小孩。

我：然後呢？

藩：還有很笨啦，不懂事阿，可是我覺得，我是不會很笨，只是覺得不太喜歡讀書。每個老師說我智商都很高，只是說都沒有認真讀書。

我：那你剛剛講的，其他人會覺得你不正常，其他人覺得你很笨，那些其他人是誰？

藩：都是朋友阿，可是以前朋友不知道，可是跟我久了會知道，所以就會離開我（2006.04.10-藩-FI）。

這三種解釋並不一致，每種解釋都對懿藩產生了影響。其中，同儕的解釋對懿藩的影響最大，這些影響通常在學習環境發生，我將在接下來的資源班、普通班主題中提及。

## 資源班

障礙被發現的一個結果是，懿藩進入進資源班。然後，她的學習環境被分為普通班和資源班兩個世界。

藩：因為我是有那個，我有那個學習障礙，可一般人沒有，  
啊我也不想上那些課程。

我：哪些課程？

藩：資源班阿。就是說，很丟臉（2006.04.02-藩-FI）。

也許，資源班對懿藩最大的影響是，她的障礙被攤在大家的視線下，她無法選擇隱藏或公開，必須被動地接受大家對她「障礙」的評價。懿藩的情緒反應是，討厭、丟臉然後盡力不讓人發現她是資源班的。

她說在資源班上課，常常被同學取笑（2006.04.12-藩-FI）。我已經國中了，讓別人知道我是資源班的，我會更丟臉。怕被自己喜歡的人看到，可是他們已經知道了，可是還是會怕。因為有些男生也是不喜歡這種笨女生啊（2006.04.17-藩-FI）。

因為害怕別人看到她上資源班，所以每次上完課要離開教室時，她都會看一下外面有沒有人。

藩：會躲，對！會躲因為不想讓他知道。

我：不想給他知道？

藩：可是他也知道，所以不想再給他看到。

我：看到又會怎麼樣？

藩：他就會記起來啦，所以印象會愈來愈爛。

我：印象會愈來愈深嗎？

藩：對呀，所以我就會躲啊。可是老師很煩，幹嘛把我醜的照片貼出去啊（2006.05.01-藩-FI）。

懿藩很想回去普通班，那代表她是正常的。在資源班就好像啟智一樣。下課的時候要小心一點（不要被別人發現）。她提到同學知道

她是資源班的以後，對她的看法改變了。結果她知道後，她說，我還以為你很聰明耶，我就說我沒有啊，我沒有很聰明啊（2006.05.08-藩-FI）。

我：所以，資源班好像在同學，和喜歡的人面前矮一截？

藩：什麼矮一截，還不只一截咧（2006.07.03-藩-FI）。

因為渴望和普通班同學在一起，所以父親撕掉她的學障證明書時，懿藩一點也不介意，反而很高興。我現在好像畢業要去正常考場，普通考場，我不會去特殊考場，我不用去那個地方，跟同學不一樣的地方，很討厭（2006.04.12-藩-FI）。

雖然內心渴望回普通班，但是書讀不起來，這個希望再沒實現的可能，懿藩放棄了大部分的學習，包括不能睡覺的資源班，也抱著得過且過的心態。

我：那你在資源班上課有比較快樂嗎？

藩：還好，除了英文課之外。

我：除了英文課之外，那是靠近快樂那邊一點，還是靠近不快樂那邊一點。

藩：都有啦，不快樂的話就是上數學課那邊。

我：數學課是誰上的？

藩：郭老師。

我：喔，為什麼？

藩：她是我個案老師。很煩。

我：那代表什麼意思？很煩喔！

藩：嗯~個案老師的話，他是專門管這個學生的，所以她會，有些知道我很多事情，所以，還有我這個認字有問題，她就每次都，就會有空的時候，就會給我那個字卡給我唸，我會頭會暈，啊我看到字的話很討厭。

我：所以你看到她會比較有壓力，是不是？

藩：對啊，不想上她的課。

我：不想上她的課？

藩：她數學教得很好沒有錯，但我很討厭上數學。

我：怎麼說？

藩：因為數學都一樣嘛！都是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 這樣子。

我：喔~

藩：都是同樣的數字啊！眼睛會~。

我：真的厚，那你在資源班會不會比較認真？

藩：還好。

我：也不會特別認真聽講。

藩：沒錯。

我：那跟普通班比勒？

藩：嗯~應該在普通班比較好，比較有自由。

我：比較自由，喔~在資源班比較會被管。

藩：討厭在資源班。

我：你討厭在資源班，那在資源上課的時候，會不會乖一點，比普通班。

藩：會啊，上課會比較乖，不可以睡覺。

我：不可以睡覺，這樣有沒有學比較多啊？

藩：還好，有時候上課會小聊一下，就是提到什麼東西，老師有興趣，老師就會說。我們國文老師，她很喜歡老鼠，跟我一樣。(問)老師你們家老鼠怎麼樣啦，他就會提到有關動物的事情，我就一定提到老鼠。

我：喔，所以你知道老師感興趣的話題，然後會故意跟她聊，然後讓上課更有趣一點。

藩：嗯，我說老鼠，別人說不一樣的東西。

我：就是你們寧願聊天，也不要上課這樣子。

藩：對對，我寧願聊天，然後有一個人就說，老師不要啦，上課啦，就是叫老師上課。學弟啊，比較趕，趕說進度一定要很快，所以每次別人在聊天的時候，老師不要啦，快上課。

我：你們比較不愛上課的人，就會拼命找老師聊天。

藩：嗯~因為他這個小孩想要知道他，他會比較像同學一樣，像正常人一樣，很認真去讀它，就趕快回到原班這樣子，不要繼續在資源班，可是這個小孩，他有時候會很急，可是我不會很急啊，有時候會很急，有時候不會，有時候會不想上課。

我：他會很急，所以叫老師快一點上課。但是你們是有一點放棄了，就想說，快快樂樂過完這一節課在說。

藩：對啊（2006.05.08-藩-FI）。

相較之下，資源班英文課是懿藩比較喜歡的例外。我想原因應該如郭老師所說，這個老師有增強方式，她會很想要回答，因為她很想要得到那個加分或那個貼紙，她會很努力。那她其實字拼寫很爛，可是聽到她們老師在解釋這個句子的時候，這個句子不是有中文嗎，她還記得，這個她會很努力記，然後只要老師問，她講的出來（2006.06.12-藩資師-FI）。

懿藩這麼討厭資源班，又覺得資源班的教學一點用都沒有，也沒有意願要學習，那麼資源班的意義到底在哪裡？曾經教過資源班的我深感困惑，我開始了我的追問。懿藩說，其實他喜歡資源班老師，覺得在資源班的同學也沒有其他人講得那麼糟，只是大家常常把資源班和啓智班搞混。所以最大的原因是，資源班為她帶來被歧視的經驗。

藩：小學就被人家批評過，我討厭資源班原因就是這樣。

我：如果沒有這個原因，你會比較喜歡資源班嗎？

藩：現在超討厭資源班的。

我：資源班老師有沒有比普通班老師關心你們？

藩：我寧願資源班的老師來當我們班導。

我：因為他比較關心你。

藩：嗯~

我：但是都沒有用，因為來資源班就，就是別人都覺得你跟別人比較不一樣。

藩：對呀，我比較喜歡資源班的老師，不喜歡原班的。

我：不喜歡原班老師？

藩：沒有，資源班裡面我只喜歡老師，不喜歡資源班。

我：喔~喜歡同學嗎？

藩：不太、怎麼喜歡。

我：那資源班有很多部份，第一個資源班這個帽子，第二個同學，第三個是老師，你只喜歡老師，其他二個都不要。

藩：嗯~同學還好啦！

我：那你自己覺得呢？資源班同學真的像別人講的那麼糟嗎？

藩：沒有，其實沒有。

我：沒有像他們講的，唸資源班的都是怎麼樣？

藩：沒有，其實資源班也沒有怎麼樣，可是我就討厭資源班，因為資源班的旁邊就是啟智班，他們二個就會常常搞混。

我：讓你遭受很多誤解。

藩：他們就會，他們都不知道啦。只是資源班的程度就比較差而已。

我：所以其實你覺得，他們也沒有不正常。

藩：嗯，其實資源班的同學，他們比較看開一點吧，因為已經習慣，以前還不習慣，現在還好（2006.05.08-藩-FI）。

## 普通班

一心想留在普通班，和普通班的同學在一起的懿藩。真正在普通班的時候，不是待不住，就是跟不上班上的節奏和步調。

她在普通班被視為特別的，享有一些其他同學認定是「特權」的福利。

全班只有我一個人四點放學，因為我不喜歡讀書，啊老師准我這樣，我們班上好像只有我最特別吧。因為早自習的話，去教室只要把書包放著，就可以下去玩。因為我不喜歡考試，啊老師也知道，老師就准我這樣。上課有一些壞行為，就是睡覺的話，老師也不管啊，我們班上每一科都可以睡，除了英文以外。還有，有時候中午的時候，我不在教室，班上會覺得很不公平，有時候會覺得很不想在教室，就這樣走（2006.04.02-藩-FI）。

在普通班上課的時候，懿藩常常在睡覺。「突然想睡，就這樣子睡著了。那老師在講課，我又沒有說什麼，因為我們那個理化老師很好阿，我就趴著一直睡一直睡一直睡，睡到打鐘了，我也不知道打鐘了沒？老師來了沒？都不知道，只好，我同學叫我起來，老師在講話的時候，我就聽到去（資源班）上課」；或者「暑假輔導的時候，我也是一樣阿，參加的話就一直睡，睡睡到下課放學，喔下課了喔，走了走了，就一直睡，我是比較大膽一點，帶枕頭、棉被這樣子睡了」（2006.04.12-藩-FI）。

懿藩的這些說法，得到了導師余老師的印證。說難聽一點，她好像班上的一個客人，這樣的孩子就像客人，而且三年級大家的重點更在功課上，早上開始到放學，重心都在課業學習上，那她沒有興趣，好像變得大家沒有交點（2006.05.29-藩普師-FI）。

我提起懿藩很驕傲地跟我說起，她擔任班上家政小老師的事情。余老師說起她很主動爭取班上同學都不要當這個幹部的情形。

我：擔任家政小老師是懿藩主動提出的嗎？

餘師：有主動，同學也願意。負面地說，大家都覺得說

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那正面地說，她願意做我

就給她做啊。那假如有這種「學科都輪不到我，幹嘛這件事情要輪到我」的排價的話，那當然感覺不同，那我們懿藩不會，她好高興喔（2006.05.29-藩普師-FI）。

雖然懿藩成爲班上的家政小老師，但她無法得到實質的權力。我們班會很吵了，啊每次叫不動，每次都每個小老師都說「安靜」，很大聲，叫很大聲，我們班每個男生就，「吼，好強喔」。啊就很討厭了，所以我每次都不叫，每次都叫班長叫，班長每次都叫我不叫（2006.04.10-藩-FI）。

和余老師談話的時候，我還記掛著第一次我和她通電話時，她提及班上有些共同活動，懿藩不適合參加的問題。

一開始聽到這句話，身爲特教人的我，立即想到的是，懿藩受到了排斥。但現在，我也許應該考慮到，還有其他的情境因素。懿藩班級的典型作息是什麼？我想到的是，多數國三生都在玩一個恐怖的遊戲，大家都拼命奔跑到一個終點—基本學力測驗，而障礙學生，在那個氣氛中，簡直是無能爲力的。雖然有資源班，有技藝班，但對孩子而言，最重要的認同是在哪裡呢？如果是普通班，如果家長也認爲是普通班。那麼在普通班的環境中，當功課變得重要的時候，功課不好的障礙學生，他的地位就變低了（2006.04.01-藩-O）。

因爲這些猜想，談話的最後，我開始向余老師追問，獲得了她的認同。

我：我的感覺啦，從國一到國三，因為功課越來越重，在班上好像參與愈來愈少？

餘師：對，就是這樣。

我：三年級了，應該有很多考試吧？

餘師：對呀，但對這個孩子，這些都是多餘的，因為基本的東西都沒有割實的，他幹嘛去跟這個東西。

（2006.05.29-藩普師-FI）

然而，最終余老師並沒有明確告訴我，班上有哪些共同活動是懿藩不適合參加的。有一些活動是有名額限制的，先來的先到。也許我們開個玩笑說，今天下午帶同學出去，只帶二十個啊，那先來報名的先到，那懿藩一定報名不到，因為她不在班上，除非她的好朋友幫她

報 (2006.05.29-潘普師-FI)。

余老師也有注意到，和班上同學相較，懿藩顯得有些特立獨行的行爲。她說起懿藩參加基測的那一幕。那一個鏡頭看到她，我覺得她不是來考試的。耳環，整套，很隆重耶！我現在也只有畢業典禮才會穿這樣，耳環，項鍊，眼線妝，化得好漂亮喔！今天要不是來考試的話，我一定會說懿藩好美哦！我班上那個一直幫助她的那個學生的媽媽，那個媽媽就很好，過來（說），喔懿藩很好、很好、很漂亮、很漂亮，看得出是那種半社工、半義工的性質了（2006.05.29-潘普師-FI）。

其實，懿藩也有察覺班上以學業爲重的生態。

藩：我要基測了，剩五十幾天而已。

我：剩五十幾天，你們班上有在黑板上寫嗎？

藩：有，每班都會，每班都在倒數。

我：你在班上沒有好朋友？

藩：有，有，有，有一個，只是他們比較忙一點。

我：她怎樣子忙？

藩：她考試要考到公立的，跟我比較不同，所以呢，她會比較忙，那個學校也是蠻有名的。

(2006.04.02-藩-FI)

藩：我們都不會跟功課好的同學比較有說話或什麼，因為他們就覺得我們功課差的人會影響他們。

我：真的啊，所以你們就變成二群，功課好的人一群，功課不好的一群。

藩：沒有，我跟我同學二個人就是功課不好，兩個人就很重要，功課好的人就跟功課好的，功課好的還會去欺負別人（2006.05.11-藩-FI）。

藩：功課不好的就不會去聊到功課啊，功課好的有些就會聊到功課啊（2006.05.11-藩-FI）。

聊到班上同學對她的態度時，懿藩只是輕描淡寫說一句「現在是同學欺負我」(2006.04.12-藩-FI)。余老師提到了班上同學對懿藩障礙的反應，現在多數的孩子是，本質很善良，可是沒有關懷別人的習慣。他們父母都直接了當罵了，更何況是我們班的特殊生，他們本來說話就是口不擇言，說他們(懿藩)的話，是很少留餘地，不是很正面這樣子(2006.05.29-藩普師-FI)。

班上同學也看不到懿藩無法融入班級的落寞，只看到懿藩享受上課可以睡覺、甚至蹺課、早自習、午休可以缺席的逍遙自在。

我：所以就是你中午、午休不在班上，然後其他同學會覺得不公平。

藩：對呀，因為他們說，為什麼只有我一個人？

我：結果呢，老師-

藩：老師也沒有說什麼，老師跟他們說，我是，因為我是特殊小孩呀，沒辦法跟他們比呀，我真的是特殊小孩(2006.04.02-藩-FI)。

甚至，懿藩在班上唯一的好朋友，也跟她說「去資源班很好啊，就不用跟班上那種聽無聊的課」(2006.04.12-藩-FI)。對於班上同學為懿藩的特殊待遇抱不平的心態，余老師以動作向我表示「班上的同學是大拇指，懿藩是小拇指，所以他們無須和懿藩比較」的概念(2006.05.29-藩普師-O)。只是，這樣會不會讓班上同學更理所當然地貶低懿藩呢？

## 問題小孩

和障礙相比，懿藩讓大人更注意的是行為問題，尤其是她的偷竊行為。不同於剖白自己學習障礙的坦率，懿藩對於自己的偷竊行為是諱莫如深的。一開始提到時，懿藩總是用「我做了很多錯事，或是犯法的事」來取代。然而，這個主題顯然對她很重要，她自己會提及「那一件關於我很大、很大、很大的事情，真是，老師他們都知道了，只

是我這不方便說」；「因為我以前闖了很多的事情」；「因為我常常犯法」（2006.03.30-藩-FI）；「就是國中發生的事情鬧的很大」；「每次做錯事情的時候」（2006.04.02-藩-FI）...

我直接問她，「這件事情對你來說很重要」，她回答：「對，只要改掉就好了」（2006.03.30-藩-FI）。然後，我陷入了資料的長考。懿藩的偷竊行為和她的障礙有關係嗎？有什麼關係？如果沒有關係，對她如此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件，我要把它安放在故事的哪一個位置？我不知道，我只好不停地追問。

問到問題行為，懿藩的回答顯得謹慎而機敏，爲了讓她安心，我也小心翼翼地表現出開放、接納的態度。然後，我發現我還是碰觸到了我的道德底線。

今天她說到她會抽煙。我不語，靜靜聽她說，不表達贊成，不表達反對。她小心翼翼地選擇用詞，開始說起她知道抽煙很不好，對身體不好。

我突然發現，她還是擔心我的反應，因爲我沒有表示贊成，雖然我也沒有表示不贊成。我開始解釋，誠實說出我的掙紮，因爲是沒有經過深思、整理的想法，我說得期期艾艾的，有些模糊。我說我沒有嚇到，我以前也有遇過抽煙的學生，但我也不會表示贊成。我到底在說些什麼？

原來，不表示反對已經碰觸到我的底線了。我只能到這裡。我想這些的時候，我的心並沒有和她在一起，我想的是我自己的事，我不能做出誘導她吸煙的行為。過去的教師經驗告訴我，這種行為是有問題的。但她是一個很沒自信的女孩，她需要一再地保證、確實的認同，才能肯定自己是對的。

所以，我不表示「贊成」或「認同」，還是限制了她的表達。壓迫是存在的，因爲我是老師，也是大人。他們知道大人、老師的標準。他們會先假設我和其他大人、老師的標準一樣。所以他們說「他們以

爲能獲得我的認同的話」(2006.05.01-藩-O)。

聊到偷竊的時候，爲了避免她覺得我在指責她，我通常會以「拿別人東西」指稱，懿藩也很有默契地沿用我的說法。她說她是從小二開始這個行爲的。

我：你第一次拿東西是什麼時候？

藩：小學二年級的時候。

我：那個時候是看到別人很漂亮的東西嗎？

藩：不是，我是開始就從家裡偷到學校

我：本來一開始是拿家裡的東西？

藩：嗯。在學校也有拿過同學漂亮的東西，就拿回家玩，隔天可能就丟掉了。拿到五、六年級的時候開始去拿別班的東西，到最後還是被抓到。我怕說學校會有紀錄，到時候國中、工作他們都會知道，所以呢，我就想說就不要再作了。

(2006.04.24-藩-FI)

關於這個主題的內容一直重複。一方面是因爲懿藩本身常常因此焦慮；另一方面是因爲我。

是我！是我，不懂爲何一個人要去做「偷竊」這麼危險的事；是我，找不到資料的意義；是我，對她的答案一路充滿了困惑，我只好一再檢查、反覆追問。

懿藩行竊時，思慮很周密。我會拿的東西，就是一些對別人來說超極重要的東西，那些東西(是)大家都有的東西(2006.05.11-藩-FI)。

我好奇，她行竊的原因是什麼？就是可以花啊，什麼事情都不用，都不用說什麼跟爸爸媽媽要，要也要不到那種，要花什麼都可以啊(2006.05.15-藩-FI)。

懿藩大膽、高超的行竊技巧，讓身邊的大人瞠目結舌。父親說，人家開店做生意的啊，很扯吧，人家抓一把就跑了，她是整盤給你帶

回家了，那你說，可不可怕；還敢利用人家睡覺的時候，侵入到人家  
家裡面耶，膽子大不大？！很厲害吶！東藏西藏，我都找不到，很厲  
害吶！他能夠記得了這麼多東西這麼多地方，別人都做不到，他連公  
園也藏，地上也藏，樹上也藏，天花板，馬桶蓋裡面也藏，厲不厲害  
（2006.06.05-瀋父-FI）！

郭老師說，後來她還承認，她漫畫也是偷的，我說偷過多少？一  
百本。好像幾乎，我嚇一跳。那我就說你怎麼偷？她說用書包偷。反  
正就是我們不會想到的，她就有辦法就對了。還有，她爸跟她在家里  
問了很久才問出來，她有拿一筆錢，說藏在學校。她爸爸就打電話跟  
她們老師說在學校，請老師找。那老師剛開始在教室裡都找不到錢，  
後來是私下把她叫來，叫她說在哪裡，結果說她放在哪裡的夾層。她  
們老師說，她根本找不到錢在哪裡，她把全班都翻了，都找不到就對  
了。然後問她怎麼有辦法進去拿那個錢，她還偷了老師的鑰匙，就是  
班上的鑰匙，她們說不見很久了（2006.06.12-瀋資師-FI）。

以為懿瀋什麼都不怕、很敢，父親很擔心她越偷越嚴重，其實懿  
瀋是害怕的，但她似乎克制不了。

瀋：每次做錯事情的時候，心裡就會壓了一個石頭，還一  
直累積一直積。

我：那你現在心裡已經壓了很多很多的石頭。

瀋：沒錯，很多，真的放不開的，真的拿不開的一些，很  
嚴重的事情。

我：其實你自己很介意耶，因為你講到的時候，常常就講  
說，我以前做了好多錯事什麼的。

瀋：嗯，可是我怎麼改都改不了，每次只要有一點點動靜  
的話，所以有點就會恍神去，魂已經已經飛到別的地  
方去了。

我：喔，所以其實那個的時候，就是有點點暫時的，好像  
愉快的感覺是嗎？

瀋：就想要去做，可是又想到不行，啊有時候很久，會怕，

有時候會怕，可是有時候就覺得，自然而然就拿啦。

我：其實你當下花的時候有點快樂，可是又有點害怕？

藩：有、有，有害怕。

我：就是會想說，好像要去隱瞞什麼事情，心裡一直很緊張。

藩：嗯，別人說到這件事情的時候，我會更緊張，怕說是不是他們是在懷疑是我（2006.05.12-藩資師-FI）。

每次聊到這個話題的時候，懿藩總是說，她已經改了，她不會了。但真的沒有再犯嗎？我是持疑的。有一次她說起她撿到錢的事，我的第一反應，她應該是偷來的。因為我覺得她那一天的表情不對勁。

藩：唉~今天好煩喔！

我：很煩？

藩：可是我今天很好耶，真的超賽（好運的意思）的，坐車的時候撿到錢。

我：真的，撿到多少？

藩：一千多塊。

我：真的喔，怎麼這麼好運。一千多塊很多耶！

藩：對呀，我可以買衣服。我都沒有衣服可以穿啊，所以我要去買衣服啊！就買化妝品一樣，打扮自己，難得這麼有錢，當然什麼東西都要買。

藩：這次撿的，我就不知道要藏在那裡。

我：撿的為什麼要藏啊？

藩：他們不相信啊，怎麼可能一次就可以撿這麼多錢，我也覺得很賽我：確實是比一般人好運啦。

藩：超賽的，還有一次更賽，就是有一個人啊，走走走，去提款機拿東西，提完以後放口袋沒有放下去，就掉好幾張，幾千塊下來，我本來要叫他，他就坐上車「跽」一聲走了，想說，唉呀那麼多錢，超賽的就那次。

我：你撿到很多錢？

藩：嗯，常常撿到，誰知道，撿錢運氣真的好，有時候不好，有時候想要錢的時候都沒有（2006.05.18-藩-FI）。

我不知道該怎麼回應，之前上情緒障礙課程時，課本裡有提到，處理孩子偷竊的問題時，第一件事是不要把小孩當成小偷。可是真正遇到的時候，發現這樣還不夠啊，我那天的感想筆記充滿了無力和困惑。

她進來的時候神色緊張，說撿到了一千多塊，之前又撿到了四、五千塊，我不相信她。但我能說什麼，如果她已打定主意騙我。真的信任就夠了嗎？想想她一再提到的她沒有錢，就像讓一個飢餓的孩子，一直告訴她，不要偷吃眼前的麵包，我相信你。就夠了嗎？停不了偷竊行為的她，一再對周遭的人說謊，她會不會更厭惡這樣的自己，而識破她謊言的我們，是不是也陷入無力控制的無助感中，我們竟然建立的是如此共生的食物鏈嗎（2006.05.18-藩-O）？

我很困惑，當時覺得懿藩行竊應該和她家的經濟弱勢有關，找不到和學障的聯結，似乎她的學障和行為問題是兩塊不相關的領域。懿藩自己的歸因是什麼？我有些自暴自棄地問了起來，並不覺得她可以告訴我答案。

我：那你覺得，做這些事情跟你的學障有關係嗎？

藩：沒有。

我：那你覺得，你拿東西啊，跟你們家裡很窮有沒有關係啊？

藩：沒有（2006.06.08-藩-FI）。

如果跟學障沒有關係，跟家裡也沒有關係，那她為什麼要做這些事？懿藩的認定是，我本來就是一個問題小孩，每個老師都這麼說，連警察也說我沒救了（2006.05.08-藩-FI）。不論是學障、還是家裡，還是他本來就是問題小孩，當時的解釋對懿藩有何幫助，我看不到。

Kauffman (2005) 曾歸結很多學者的研究說，很多學習障礙都表現出情緒、行爲問題。很多學習障礙青少年，因爲違規行爲進入了少年法庭，部分原因可能是他們缺乏社會技巧去瞭解社會期待、社會角色及行爲後果(引自 Hallahan, Lloyd, Kauffman, Weiss, Martinez, 2005)。

在一遍又一遍重看資料的時候，我發現 Kauffman 先生的說法和懿藩的資料有某些相合之處。懿藩在八年級之前，對自己的偷竊行爲是沒有悔意的。直到八年級的時候，資源班郭老師真對她的班級進行特教宣導，讓懿藩瞭解同學對她「偷竊、說謊」行爲的觀感後，她的態度有了轉變。

郭師：就是人際關係調查，就會先去講，因為那時候，只知道說他不太好，可是不知道說同學對她的真正的所有的觀感是怎麼樣。

我：所以有去調查。

郭師：對對對對，所以那次開始，我才認識他那兩個同學，才接受他的那個同學，也看到他那個小組這樣幫他。

我：所以接下來的安排是根據那個調查結果嗎？

郭師：對，有些我跟她談話，會照著那個跟她講應該要怎麼樣。因為其實同學最多講的就是偷竊、撒謊，她們對她的感覺最大的，就是在這一點。那會跟她講說，人家對你就是這個形象，就是這個問題，你就是要做這個改進。其實那時候，我們並不抱很大的期望，因為偷竊是很難改的，可是沒想到她這一點就在班上克服掉了。只是說，二（八）年級之後，改別的地方，同學都不知道，她好運是二（八）年級這個老師，不會去班上說，她不會去掀她的底牌（2006.06.12-潘資師-FI）。

自從這一次活動之後，懿藩在班上交到了朋友，國三換了導師，導師跟全班宣佈，以後不要丟東西了就說是懿藩，她在班上算是擺脫了小偷的標籤。

懿藩自己也說，她會開始後悔「偷竊」，是因為瞭解同學對她「偷竊、說謊」行為的觀感後。

我：大了以後才知道，大概什麼時候知道的？

藩：國三，就國二才知道

我：國二的時候知道的，然後，等到國三的時候，大家轉變了以後，你突然明白。

藩：嗯。

我：就開始得到信任了以後，那種感覺不一樣。

藩：嗯，不一樣啦，完全不一樣

我：就想說以前那樣子很傻，那你的明白是大家相信了你以後，你發現那個差別嗎？

藩：有，差別超大（2006.06.09-藩-FI）。

一開始，懿藩不願告訴我她會偷竊的時候，她的理由是「我覺得不敢講，因為我覺得這樣說下去的話，又，又那個很多人會不喜歡我，因為我就是這點大家都不喜歡我」（2006.03.30-藩-FI）。突破心防後，懿藩每一次跟我說到偷竊時，都會附帶說「我已經改了，我不會再做了」。可是，我懷疑她其實還沒完全改掉，所以我都把她的「不會再做」的宣示解讀成，她只是投我所好，在向我保證她不會再犯，來得到我的認同。

在一年後的現在，我重複閱讀所有資料，我比較傾向相信，她其實每一次真的都下決心和過去告別，改過自新，只是她無力改變這個狀況。她的狀況太複雜了，我詢問了老師對她偷竊原因的看法。

我：老師覺得他會去偷東西的原因是什麼？

餘師：一個是小時候養成的惡習，另外一個是拿了以後表面上是被處罰，可是事實上是得到非常多的寬容，那個很多的快樂，包括他自己的家庭。

我：自己的什麼？

餘師：家庭，我覺得是這樣，我覺得假如家庭處理非常的非常有原則的話，孩子不會搖擺（2006.05.29-

藩普師-FI)。

餘老師所說，家庭因為懿藩的偷竊行為得到快樂的說法，我很震驚，從爸爸那邊得不到證實之後，我問了郭老師，郭老師回答了她知道的部分。偷錢有一段期間，她姊姊會叫她把錢給她，去幫她買吃的，因為她喜歡化妝品，她姊姊就會買給她，那她姊姊當然也有 A 一些錢。她姊姊也很喜歡一些東西，所以她不會叫她不要偷呀，她會叫她把偷來的給她 (2006.06.12-藩資師-FI)。

懿藩自己無意中透露和弟弟、妹妹的一個相處狀況，他 (弟弟) 很好騙，真的，超好騙的，因為只要身上有二十塊，十塊或二十塊，我想要看電視，他們不給我看電視，他們就明明不想看還不給我看，我說好，那我二十塊給你我要看那個，他就說，好好那二十塊就拿走，啊收買了他們，呵 (2006.05.22-藩-FI)。而且僅有的幾個朋友中，也有朋友常常花她的錢。就是她每次說什麼，她要做什麼，她就沒錢。就說她會還，都沒有 (2006.06.08-藩-FI)。

可惜，爸爸對這些現象毫無所覺。

## 牢籠似的家

懿藩偷竊的一個代價是，失去的父親的信任，父親對她的生活採取了諸多限制。家裡的電話只能接，不能打。每次聽音樂的時候，阿媽就進來把他切掉，電視也是要偷偷看才可以 (2006.03.30-藩-FI)。沒辦法出去。找我的電話，阿媽就不給我接。(2006.04.17-藩-FI)。

我承諾懿藩要在 7 月 3 日幫她慶生，事先有跟懿藩父親報備過，但是到了當天，我打電話去她家，阿媽接的電話。阿媽說，你是誰？我說我是老師，姓什麼？姓曾。她說，你找她 (懿藩) 做什麼事？我說我有跟爸爸講好。他說，有嗎？我想該不會不行吧。後來阿媽說，那要打給爸爸。我中午就打給爸爸，爸爸沒接電話。後來爸爸打電話過來，跟我說可以，我們才順利完成慶生 (2006.07.03-藩-O)。

在家裡被限制活動的懿藩，唯一被允許的事情是，讀書和做家事。

如果父親對全部的小孩都這麼嚴格的話，或許懿藩的心裡會好受一點。懿藩在家裡的地位是低於兄弟姊妹的。她在家裡一定要聽姊姊的話，不然姊姊會生氣，生氣會捏她。我不能反抗，因為她是最大的。啊我就偏偏排在第二個阿，很倒楣。第二大又不能做事情，弟弟妹妹又不能打，姊姊也不能打，啊每次他們都在欺負我，什麼東西都是姊姊用剩的。我下一個又是弟弟，也沒辦法。妹妹又太小，也沒辦法穿，啊我想說我每次都用剩下的。姊姊都買新的，妹妹也是，還有弟弟也是。第二個就這樣，第三個就還好（2006.04.02-藩-FI）。

平時，兄弟姊妹間也會盯對方的行為。因為父親希望他們互相監督。父親說，坦白講，因為她不改，我兒子絕對不改。我想這都是大家互相看，我是很怕他們倆個互相給我結合，互相給我勾結，那我就完了，我很怕（2006.06.05-藩父-FI）。

父親剖白自己對懿藩偏心的狀況和原因，也有一點說對懿藩比較會不公平的，可能是父母親的私心吧，應該是我想要扭轉的，每次看到她就是扭轉不過來。對小的我有改變，可是對她，我沒辦法改變，就有時候你要去改變對她的管教方式，說真的讓我這樣，我覺得我做不到，事實上我真的做不到，可能這一點的關係對她也有影響，我也不會避重就輕的講，因為這是事實，因為這是事實，因為她可能會影響到我的心情，影響到我的心境，因為她實在讓我覺得，我都在想你的問題。我只有禮拜六、禮拜天才能快樂，因為只有跟這二個小孩（弟弟、妹妹）快樂（2006.06.05-藩父-FI）。

成日待在限制多多、沒有關愛的家裡，懿藩覺得很痛苦。

藩：有時候真的很想死，可是死的話嘛～我可能會想說，  
讓自己被他們慢慢的發現，可是我還沒死掉的那種。

我：你想要在死的過程當中讓他們發現，但是又被他們救回來。

藩：對，我想讓他們瞭解我的心情，可是我做不到，因為

一死，一做下去我真的會死，因為我做的那些事情都很嚴重。我不會去割腕，因為我怕痛，所以可能會上吊或是跳樓這樣子，怎麼可能跳樓不會死。我們家是四樓，跳下去還是死啊！那上吊的話，如果真的過很久他們沒有發現，還是死啊！

我：所以其實你不是想死，你只是想讓他們知道你有多痛苦。

藩：讓他們可以放我一馬。

我：放你一馬。

藩：因為我一直關在一個空間很小的一個籠子裡，我真的很受不了（2006.04.24-藩-FI）。

她不喜歡回家，常常逮到各種機會晚回家、蹺課，在外遊蕩。害怕她在外闖禍的父親，通常對此採取激烈的手段。

藩：因為我星期五，呃~

我：做了什麼事情？

藩：一個很，ㄟ，被爸爸罵。

我：爸爸罵你什麼？

藩：因為我讀到一半就落跑。

我：蹺課喔？你從那邊蹺到那邊？

藩：就是因為星期五是段考啊，一二年級段考，所以就跟他們一起走啊！沒想到那天爸爸剛好去學校，就那麼剛好。

我：你就想說，應該不會被知道。

藩：嗯。

我：那他沒有說禮拜一不能來學校？

藩：有啦，他有說啦，只是我就求。最後一天，我就跟他說，說了一整夜。跟他說，爸爸可不可以給我最後一次機會，這是最後一次了。我說好，我一定會做到，因為每天都會禱告，跟上帝禱告。

我：所以~

藩：所以上帝顯靈。

我：你覺得你禮拜五的事情很嚴重。

藩：嗯~

我：你覺得你所有的事情都很嚴重?

藩：嗯~爸爸說他不會讓我來學校，他會簽結業證。那個叫，寫休業證書，所以呢，可能不會畢業。可是我想爸爸不會簽，為了我以後的路，他應該不會簽。爸爸只是講氣話而已，我知道爸爸是在講氣話，可是還是要改正。

我：就不要激怒他，如果激怒他以後-

藩：就可能真會，會去做（2006.05.15-藩-FI）。

這樣的情況，在訪談的過程中，一再上演。有一次懿藩又逮到機會在外遊蕩，父親爲了找她，只好報警，父親爲此說了重話。因為我要上班的關係，沒辦法一直到外面找你，有一次到十一點，十二點我沒辦法，我只好報警，我一點要上班。我只有做到這樣啦，我不能因為她妨害我的工作時間，不能因為她我就失業了，其他五個人怎麼辦。我寧可犧牲一個，也不願意犧牲其他的，這我的觀念，我也是這樣跟她講，我講的話可能比較直接啦，我家四個小孩，掉了一個無所謂。當然啊，講這句話出來是因為生氣的關係（2006.06.05-藩父-FI）。

和無所事事的懿藩終日攻防，大人會累。我相信老師發覺處理事情是一樣的，可能也煩了。老師有打電話來關心。會啦，老師會打電話來關心說，懿藩在家嗎？她擔心是說有來學校？有出門？沒來學校？所以老師會關心說，她到底在不在家？她阿媽在家就講說，每次都這樣，不要讓她去學校好了。不然每次都爲了這個，我都要跟她處理花半天的時間，我連睡覺的時間都沒有了。說實在我跟她，她只要一上課厚，只要超過一、二天後，超過第三天我就真的受不了了，每天差不多只睡兩個鐘頭，要做十四個鐘頭的工作，其他就是跟她溝通，有時候連續一個禮拜這樣下來，我真的受不了，我真的受不了

(2006.06.05-潘父-FI)。導師也說，有時候不用這麼緊張，反倒來了，我們得確認她有回家。她現在整天在家裡不跑出來也好(2006.05.29-潘普師-FI)。

雖然父親的手段強勢，但他內心對懿藩充滿了無力和困惑。他說，跟她相處這麼久，也跟她溝通了這麼多年，都沒辦法把她矯正，事實上我也很擔心(2006.06.05-潘父-FI)。

父親溝通的意圖，懿藩是知道的。但父親講的道理，懿藩聽不進去。此外常常說的那一些氣話，讓懿藩很受傷。

藩：都重複，每次都跟我聊聊，還有每次都罵，罵好幾個小時，坐到那邊都快要睡著了，啊，只要聽爸爸說話就會比較想睡覺，爸爸比較懂道理，他講道理就是講一大堆，啊我們都什麼聽不進去，因為很多，都聽不進去，就不想聽，還有有時候會聽到睡著。

我：這樣子，那還有什麼？

藩：除了早點回家，不要做壞事，以後如果有什麼事情，有些事情聽起來比較酸，真的很~

我：怎麼說？

藩：爸爸有時候生氣的話，就說那種，就是說叫我，就是說叫我不要回來啦，因為到外面就不要再回來啦。

我：怎麼說？這句話我聽不太懂？

藩：就是因為有時候我比較，比較晚回來。我爸就說，那為什麼你要回來，乾脆在外面住就好了。

我：這個時候你怎麼想？

藩：心裡很難過，我明明就已經回來了，都已經、都已經回來了，我怎麼可能像姊姊那種不回來呢？

(2006.03.30-藩-FI)

## 無處可逃？

我怎麼可能像姊姊那種不回來呢？我觸摸到了她那種，明明被嫌棄卻必須待在那個家的悲傷。雖然她常常在外遊蕩，一點也不想回家；雖然常常和班上另一個朋友計畫著，要出去打工，要一起出去住，要離開現在的家。這些聽起來很有想法、很有主見，但是內心是徬徨、無助的。以後要搬出去住，就是二十歲以後，一定的，可是我就想說離開要到底去哪（2006.04.17-藩-FI）？

儘管老師常常說她很聰明，儘管大人常常誇她手很巧。但她並不相信，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達成什麼事。這種沒自信表現在，大人讚美她，雖然會有短暫的高興，但無法真正認同、內化到她的自我形象。

我：你為什麼覺得他們聰明？

藩：很聰明，他們都很聰明的好不好，拜託成績高到不行。

我：所以你覺得聰明就是成績好？

藩：對呀。

我：那～不是有老師說你很聰明嗎？

藩：嗯，我真的都不喜歡讀書呀，所以就聰明不起來？

我：好，有老師說你很聰明，但是那個聰明跟你左右前後的，不一樣嗎？

藩：不一樣。

我：你比較想要的是他們那種聰明？

藩：對呀，他們功課好，智商好，他們都很好，他們功課那麼好，阿我的是功課那麼爛，我就想要他們那種聰明（2006.04.17-藩-FI）。

我：老師跟你爸爸都有講到一件事情，你的手很巧。

藩：還好啦。

我：為什麼還好？

藩：就沒有得獎啊，國小，真的六年來都沒有得到獎，只有得過一次，是資源班幫我推出的，用那個，優良學

生啊。

我：那個呢，那個獎對你有意義嗎？

藩：沒有意義，那旁邊是寫資源班。

我：呵，所以~

藩：我覺得完全沒有意義。

我：喔，沒有意義喔。

藩：讓我開心一下，那老師只想讓我開心一下啊，完全沒有意義嘛，不是班上同學把我推出來，是資源班，它旁邊還寫資源班，那有什麼意義啊，很生氣。

我：很生氣啊。

藩：對呀，很莫名其妙，寫資源班幹什麼。

我：瞭解。

藩：所以呢，就覺得、得獎幹嘛，好無聊喔。

我：那你技藝班得的那個名咧？

藩：那個也不是自己，因為對方跟老師的關係很好，老師給我們得一個獎，那也是靠資源班得來的，我想要靠自己一個人參加，一個人得獎。我要比別人還要好，自己創造出來的好，不是別人幫忙創造出來的  
(2006.07.03-藩-FI)。

沒自信讓她的自我效能較低，雖然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，可是她常常覺得自己做不來。

藩：那個餐飲科，可是餐飲科還是要先學會語言。

我：語言？

藩：日語。

我：你覺得你不行？

藩：我不行，英文都不行，還日文。

我：我記得好久以前你也說，如果你去飲料店打工，你覺得記憶力不好，你有去過嗎？

藩：我不敢去，因為我知道我記憶不好，我現有很多，背

東西也背不起來，很難背（2006.05.15-藩-FI）。

藩：找工作又不能太早找，爸爸說要找認識字才能找，工作大部份都是用手寫，要記東西啊，你要用手寫啊，啊，簽東西也是啊（2006.07.03-藩-FI）。

藩：以後搬出去住，就是二十歲以後，一定的，可是我就想說離開要到底去哪（2006.07.03-藩-FI）。

最後一次遇到懿藩，是慶生的那一天。她滿面笑容地走進來，看起來乾淨、清秀。她開始說，爸爸說要等她認字後，才讓她去唸書。其他老師說，不一定要等認字才可以唸書，也可以邊認字邊唸書。我問她，要不要跟爸爸說。後來，她坐在我對面，以別人不會注意的聲調說，制服就要五六千，沒有錢。然後，從畢業到慶生那一天，半個多月，她從來沒有出門過（2006.07.03-藩-O）。

訪談至此，我很茫然，我也不知道她要去哪，她能去哪？

## 後記

整個訪談過程中，懿藩的敘說都很冷靜，平淡，反而是我，有時會聽得眼眶發熱，可是連當事人都沒有表示什麼，我連安慰都無從去安慰。

唯一的一次例外在7月3日，我和她進行故事核對。我說，我先講，看你同不同意、我會說，你幼稚園的時候，因為學英文很辛苦，你媽媽說不值得投資這一件事情，再大一點的時候，大家比較注意你的，就是你會偷錢這件事情。國三的時候，因為你是資源班，所以老師不太管你。你很大的願望是，不要有學習障礙這個名字。你覺得沒有人愛你，不管是爸爸媽媽，或者是，說到這裡的時候，她打斷我，介面一或者同學（2006.07.03-藩-FI）。這一段話，讓她眼眶含淚，這是我看過她最激動的表現。

對於自己所遭遇的一切，她不抱怨，覺得是自己應得的。她本來就是學習障礙，她本來就是問題小孩，她本來就不值得被愛。但是還是會期待好的人生，這個期待裡，包括去除學習障礙的標籤。

我：如果我跟你說啊，雖然你是學習障礙啊，然後-

藩：我希望能以後把學習障礙除掉，我不想要~

我：嗯，雖然你被大家說問題學生，但如果我說你是正常的，你會相信嗎？

藩：我也不會相信，因為大家都說，還有已經有證明瞭，所以呢，我只面對事實，不可以逃避事實。還要，因為逃避的話就覺得自己好像是那個卒仔一樣，就沒有那種，明明就知道還裝作不知道那種，就是我不想要這樣，但沒辦法啊，這還是要接受啊。

我：你就希望有一天除掉是不是？

藩：裝作沒有這回事的嘛，我是覺得還是會心理不安，明明就是有這回事還裝作沒這回事，我會覺得很怪。

我：我瞭解。

藩：現在的話，只能，我也不會說，現在我不會用那種學歷，學障的手冊，就是那種證明去報學。因為我覺得這樣子，很怕被瞧不起啊！所以呢，我不會去用那個東西（2006.06.05-藩-FI）。

我：你覺得自己一無事處，所以也不值得人家愛你。

藩：自己都沒辦法愛自己，怎麼可能得到別人的愛，因為沒辦法愛到自己，現在也沒辦法接受自己啊（2006.07.03-藩-FI）。

在研究的尾聲，要和懿藩父親見面之前，我一直記掛著他當初詢問我，如何幫助懿藩的事情。我想他應該會渴望知道，我跟她女兒聊了以後，發生什麼事？我有什麼想法？我開始想，要說什麼？如何說？我說的內容是會幫助到懿藩？還是會影響到父親和懿藩的關

係？我為此斟酌很久，結果出人意料，我才開個頭，父親就開始滔滔不絕，然後就停不下來，我連問問題都插不進去（2006.06.05-潘父-O）。

和父親談過以後，我所有的考慮都說不出口。原本，我覺得懿藩父親不應該管懿藩這麼嚴格。我覺得這樣長期把她關在家裡，不是良策。可是在聽完爸爸一番話後，我完全說不出口。爸爸的原話是這樣的，「只要行為上面能夠掌握的話，其他事情都好談，張懿藩的這個很難啊，你（懿藩）請郭老師和陳老師來給我做保證，你（懿藩）敢不敢，他們的話，就能夠說服我，她（懿藩）連他們二個都說服不了，怎麼能夠來說服我」（2006.06.05-潘父-FI）。

我猜如果我要幫懿藩爭取空間，父親會問我，我能保證他對懿藩寬容後，她就不再犯嗎？那時的我，看到的是「懿藩每次說她做得到，卻還是找藉口曠課、在外遊蕩；說她不再偷錢，但是會莫名其妙的撿到很多錢」。我一點信心也沒有。

於是，當時的我，對於懿藩家庭這一塊，和其他學校老師一樣，無能為力，懿藩還是孤單一人。

然而，我是如此希望能為懿藩做一點什麼。聽完他父親對懿藩弟弟的擔心後，我請爸爸留意社工資源，幫助他減輕教養孩子的壓力，也希望能夠順便幫助到懿藩，爸爸表示樂意接受。我也將社工資源服務的消息告訴林組長，希望她能幫懿藩弟弟申請這個服務。

然後，我離開了懿藩的世界。

## 結語

故事說完了，現象是複雜而動態的。在故事裡，我並沒有找到一個明確的罪魁禍首來歸因，然後導出正確的結論或明確的解決辦法。

因為我看到的是，即使是表現得很不愛懿藩的父親，在我的面

前，那麼需要別人認同的他，也沒有向我提起懿藩龐大的偷竊數目，來讓我站在他那一邊，以認同懿藩的一切是她自己造成的，撇清自己的教養責任；而看起來不管懿藩的普通班導師余老師，也會考慮到懿藩的家境，讓她不用交班費享受班上的一些資源，並且很體貼地考量到懿藩的自尊，讓全班同學都不知道這件事。更不用說小夏在那個高度關懷的環境裡，大人所做過的的努力了。也許，每個大人都覺得在自己伸手可及的範圍裡，對孩子盡力了，包括研究過程中的我。